近世黑幕記



REV. KAI ... YEUNG
223-225 EAST 31st STREET
NEW YORK 16, N. Y.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CHINA

5749
3292

Gift
Rev. [illegible]
8-58

華僑人長老會牧師楊啓壯
REV. KAI-CHONG YEUNG
223-225 EAST 31st STREET
NEW YORK 16, N. Y.

近世黑幕記目錄

五小姐之黑幕
沈某之黑幕
姨太太黑幕之一
姨太太黑幕之二
淫毒婦悞認親夫作情郎
結新婚新人原是舊人
最毒之物莫過於婦人
人之無良莫甚斯後母
妬婦之黑幕一
妬婦之黑幕二
明縣長判斷租妻案
借種育子之黑幕
某姨太之黑幕
高郵某商董與姨太太黑幕

惡地保包結人命案
投藥騙妻
某五小姐之黑幕
騙娶阿姨
令孫之翻戲
洞房產子
家庭慘劇黑幕重重
贅後夫骨肉傷殘
黃金魔力貞娘受辱
陳倉暗渡鶼鶼雙飛
野性難馴謀死親夫
惡鬼作威誰憐弱女
雌鬼作威落盡小星
東風無力秋桂紅杏盡吹殘
四美情投黯禍不淺
私運煙土之黑幕

某孀婦之黑幕
紳鄉之黑幕
爲富不仁之毒物
沐陽之訟師
性生狠毒法律難逃
母女爭風踏破黑幕
遇人不淑嗟嘆奈何
富翁娶眞老婆
蟻媒無惡不作
預借父故債
流氓毒之一
流氓毒之二
淸客絕技
老手偷鷄
假老虎
穩婆之黑幕一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目錄

穩婆之黑幕二
校長多情師生成夫婦
小學教員黑幕之一
小學教員黑幕之二
女學生之黑幕
私塾之黑幕
女學生願作屠夫婦
教員串騙之黑幕
星期六女學生之請假
冒富翁騙無窮
銀樓之黑幕一
銀樓之黑幕二
骨董店之黑幕一
骨董店之黑幕二
惡棧主見財起毒心
姨太太旅館作陽台
挑夫之黑幕一
挑夫之黑幕二
保險之黑幕一
保險之黑幕二
紅口口會
邪節堂
鬻嬰堂
私醫
某自治公所施材
某邑積穀倉
施藥局
活觀音
高郵之義倉
高郵商會之中飽路捐
高郵義渡司事舞弊
某省育嬰堂

近世黑幕記

◉五小姐之黑幕一

浙中某相國薨後家人分處各地染文明習慣起居自由非復如昔日之門庭嚴謹矣其孫女五小姐明眸皓齒妖豔無儔尤豪放不拘小節嘗隻身來往杭滬間丁巳歲偶觀劇滬上某舞台鄰座一小丈夫廣顙隆準神采煥發頻頻相顧五小姐初猶矜持既而心動然自以身分門楣未可過於急就强歛心神故示莊重迄劇散出則其人已立門首目逆而送恭謹之態如前清屬員至憲署站班狀於是舞台也游戲場也凡五小姐芳蹤所至必有其人之足跡追隨於後久之竟通欵洽其人自言爲程姓業律師慕美人顏色竊願得一親芳澤焉五小姐笑而諾之惟以旅舍囂雜爲嫌程遽以賃屋自任購置器具料量衾裯儼然外館然二人各有家室只許帶月披星未得停眠整宿也程有密友某蓋拆白黨首領綽號皮老虎年事雖長工於媚術婦女當之無不失志者雅知程事一日往訪程於所居秘密地適程他出惟五小姐獨處立談之間竟及於亂事方畢而程返覩狀已默喻皮老虎頗內慚密邀程至酒肆小飲程自知莫及願以五小姐相讓而賃屋所費則由皮老虎償之議既定程遂絕跡居久之五小姐以寓滬日少謂皮老虎勿復賃屋脫欲相聚第假旅舍足矣皮老虎從之某夕復聚於某旅館室臨小巷

皮老虎怨五小姐之吝也潛伏其黨於窗下俟五小姐睡既熟潛取其衣飾皮包等及已冠服悉自戶擲授其黨復啓室門作被竊狀已仍僞若鼾睡不覺者移時五小姐寤索衣不得遽驚呼皮老虎亦醒佯覓己衣亦無有更視室門決爲遇竊五小姐殊無他語第勸不必追求且微笑謂之曰此戔戔物無足介意所惜者徒苦君耳皮老虎莫喻其旨五小姐即脫指環使旅館中人質諸典肆得洋二百元更購衣物裝束既竟含笑而別又逾月皮老虎忽得自武林郵遞之函則五小姐書也第囑以某月日至武林某客舍面晤亦無他語皮老虎持書躊躇莫決以商諸程程勸勿往懼有意外而已則願代此一行皮老虎許之及期吏與其友王某偕往既至武林達所約地坐未煖遽來警士數人問誰爲陳□□者程等對以無有警士遂去移時又一老叟來問如前程對以陳□□因事不克來此叟正色謂之曰渠既不來且姑恕之汝輩知五小姐爲何如人耶程又對以不知叟具述五小姐家世且曰五小姐非慳吝者汝輩獨苟能善事之巨富不難立致乃出此卑劣手段可謂因小失大寄語陳□□此後當自愼勿謂法網可倖逃也語畢既去程等始如夢醒忽忽遁歸或曰程有綽號曰攢勿殺又曰小東洋云

◉沈某之黑幕

沈某家素封僦居滬之老垃圾橋者有年矣娶婦某氏爲蘇人結褵而後伉儷間恩好甚篤沈

未嘗外宿而婦亦未嘗無事出中門也□歲）沈以赴友人約於筵前識歌妓某心愛好焉顧慚於自陳第屢目之而已友亦好事者揣知其旨爲之撮合沈故長厚之流驟入溫柔顚倒失志留連妓所樂而忘歸如是者旬餘閨中少婦望眼將穿殊不置念及歸婦詰知其狀大憤欲與離居沈惶恐謝罪不聽戚友婉勸亦不聽遽檢點妝奩私蓄出門逕去母家遠在吳門則寄宿戚串家久之鬱鬱不適孑然自悼其戚導之出遊遂於某游戲場中識賈人子錢某初也目挑眉招既則及於非禮婦以滬地耳目衆多懼招物議商於錢攜所有將僦屋吳門而居焉錢諾之既達蘇錢往覓屋婦則歸甯沈於妻族素鮮音問離居之事婦家迄未有聞婦居母家數日得錢耗知諸事已妥遂揚言返滬而潛居秘宅雙宿雙飛情逾夫婦徒將舊意憐取新人亦如當日沈之宿妓也無何婦以情慾不節延爲梅毒遂暫歸甯小住數日比再返秘宅則闃其無人蓋錢已席捲所有他去矣不得已重返母家以實告母母亦不之深責惟令速就醫滬上既至滬仍寓戚所戚爲之致書沈某隱他事而以病告逾日沈持百金來權作醫費稍坐即去狀殊冷落婦遂遷居醫院旬日而愈既出更使人招沈則已全家他徙不知所往於時婦進退維谷權寄居戚家又閱月忽有郵書至則錢生手筆謂向實迫不得已以至於此今經商武林寓居某處卿如願來則速來可也婦得書驚訝卒未果往此事奇於錢之敢於致書與婦正不

知何所恃而無恐或謂錢實受沈之命而爲此者其信然歟

◉姨太太黑幕之一

泥城橋之某大馬房中一夕黃昏時忽接王公館之電話曰馬夫阿金在否接電者答曰在爾是何人電話中答曰我乃二姨太太房中之梳頭娘姨爾爲我囑阿金速以轎式馬車一輛俟於新世界之轉角勿稍遲片刻今夕當有重犒也接電曰諾於時阿金方與同夥作牧猪奴戲聞王公館二姨太太喚立駕其最新式之轎式馬車疾驅而往既至新世界門外即於轉角處執鞭以待少頃見有一汽車風馳電捲而至車中僅坐一少婦靚裝冶服豔麗如仙汽車既停少婦即下見阿金點首微笑囘顧汽車夫曰爾且去於十二點鐘來迓可也汽車夫曰諾去既遠少婦舉目四顧即俯其身登入阿金所駕之轎式馬車阿金不問路由鞭馬向西行過跑馬場電燈漸少驀聞暗中一聲微嗽馬車即止一少年趨而出阿金笑曰爾來乎少年答曰來矣言畢汽車旁門逕入阿金乃鞭馬疾馳過張家花園人蹤稀少車行遂漸緩於時曠野之中萬籟無聲但聞車中笑聲格格然與馬蹄得得相應和阿金亦掩口葫蘆而笑如是者約行二里許始囘車至跑馬場少年仍下至新世界少婦亦下阿金向之一笑少婦即授以鈔幣一紙珊珊入新世界去有人見者謂已釵橫鬢亂無復來時態度矣

◉姨太太黑幕之二

上海司徒廟之籤詩以靈驗著愚夫婦無不信之凡有疾病疑難輒往叩問因之香火甚盛一日有一妙齡少婦濃粧艷裡珊珊然手扶俊婢而來時方午前八九鐘大殿上僅有廟祝一人少婦焚香訖即跪於拜墊之上喃喃祝禱謂小女子今日來此因有兩事要求菩薩暗中保佑其一小女子與某郎相識以來已五六年無人知覺昨夜在新世界月台上與某郎凭肩私語幾為藁砧撞見設有意外禍且不測但求此後永永不再相遇其二某郎之妻昨以風寒致疾但願日漸增劇早登鬼籙俾小女子與某郎愛情專一雙飛到老祝畢叩頭欲起旁立之俊婢低聲語曰尚有大少爺奈何忘之少婦於是復喃喃祝禱曰菩薩在上小女子尚有一事願吾夫：語至此忽止小頓復續言曰願吾夫早早碾死於電車軌道之下少婦禱時廟祝側耳靜聽至此忽縱聲一笑少婦遂紅漲其兩頰而去

◉淫毒婦誤認親夫作情郎

大世界之影戲場中一夕有少年男女二人攜手入時正開演盛杏蓀出喪新影片觀者如堵座無隙地二人佇立既久始覓得一席地遂並肩而坐二人之意不在戲時時交頭接耳切切私語少頃男子忽因內急起身去女遂獨坐以觀約數分鐘另有一男子側身入而女子不知

也於時正演銅像過四馬路場中電燈齊熄糢糊不辨面目女遂凭男子肩私語曰汝怪我昨夕失約太不見諒我夫在家我奈何獨自出門今夕則可以恣意暢敍矣汝言小房子借在六馬路布署可曾完備如尚未完備即在今夕當與汝往一新旅館何如女子言至此陡見其人霍然起立舉手連摑其頰曰好好淫婦乃作此不端之事汝以我爲何人也時則電燈忽明女子舉目視之男子非他乃其藁砧也不覺羞慚無地男子厲聲呼曰去女子遂掩面隨之去

◉結新婚新人原是舊人

夕照西沈電燈齊上上海寶昌路之夜花園內有少年一人驅車至身御蟬翼紗衫袴薰香傅粉狀如好女子既入門先詣各游戲場遊覽一過然後往荷池畔一茅亭中小坐憑欄啜茗意態閑適甚未幾又有一女子手扶小婢珊珊而來狀如閨閣千金窺其年不過十六七圓姿替月媚眼生波彷彿天上安琪兒下降既至茅亭內即與少年相對坐彼此各以目注視少年挑之以微笑女子亦以笑靨相報絕無嬌羞態相視有頃少年與女子漸漸接近絮語久之二人遂攜手下茅亭冉冉過荷池上之九曲橋隱入假山背後時則薄雲微罩月暗星稀二人入暗中約一小時始徐徐而出閱者亦知少年爲何人滬上某富翁之公子也少時曾訂婚於某鉅室尚未娶是年秋其父以男女均以長成遂爲之擇吉完姻少年聞鉅室之女以豔名著得意

至不可名狀成婚之夕親友既散少年移步入洞房藹覩新娘似曾相識端詳至再不覺失聲呼曰噫卿即夜花園中之人也新娘見新郎亦露驚異色聞語益紅漲兩頰脈脈不作一言

◉最毒之物莫過於婦人

王小二者偸摸賊也中年後改行作小負販積貲頗裕而不娶妻人有勸之者小二輒搖首歎曰天下最毒之物莫過於婦人我甯終其身鰥居也或問婦人何毒小二乃舉其所見之事以告人曰我爲穿窬時曾夜入一富翁家其家祗夫婦二人別無子女餘則一司賬一西席及僕婦數人時夜已深余見主人內室微有燈光外射不敢入伏於窗外窺之則見寢室之中陳設甚麗一婦人年方花信風致嫣然支其頤面燈而坐時時向床中注視若有心事者有頃婦人忽向床後複壁中招手低聲呼曰來來可下手矣即有一男子自複壁中躡足而出問婦人曰如何婦人曰睡已酣矣男子乃一躍登床自衾中拽一人出按其手足袖出竹筒一授於婦人之手婦人乃以小蛇一尾納入竹筒而揷於其人之後陰中以火爇之蛇即蠕蠕而入某見其人兩足亂頓逾時即死既死男子即出而婦人乃放聲哭矣翌日之晨余往附近探問乃知死者即某富翁婦人之夫也久患癆瘵故人無有知爲謀殺者男子則其司賬也余以人微言輕不敢爲之鳴寃以是觀之婦人之毒豈不可畏哉

◉人之無良莫甚斯後母

某生者世家子也娶妻某氏美而賢夫婦之間愛情甚篤生一子甫數月妻忽以時疫亡彌留時執某生之手而泣曰我將死矣我死之後君愼勿悲戚速以續絃計唯有一言不能不爲君告我歸君數載僅留此呱呱者一塊肉君宜善爲撫養俾其成立勿以新人而忘故婦則我死亦瞑目矣言訖撒手而逝喪葬既畢即由冰上人說合續娶一士人女成婚以後伉儷甚形敦篤女亦溫和婉媚視前妻子如己出每夕輒抱之而睡時其子已二三歲略省人事初尚依依膝下歷時既久漸漸視後母如蛇蠍日間蛙步不敢動夜則着枕即失聲哭往往通夕不寐某生詢其故女太息言曰我之所以撫養此子者可謂至矣而此子乃嫉我如此此則非親生之故耳由是某生漸惡之竟忘前妻之囑稍不遂意輒加撲責衣食亦靳而不予其子遂枯瘠如鬼一日某生自外至忽見寢門緊閉疑有他故因自門隙中竊窺之則見子面如死灰長跪於地其妻則手執利刃作欲殺不殺之狀厲聲問曰畜生敢如爾父言乎其子哽咽淚答曰不敢言其妻又曰爾敢不聽我命令乎則對曰不敢不聽某君大怒亟破門入執其妻而痛擊之曰惡婦乃敢如是隨取其子所臥之枕視之則有禮和針數十着於枕衣之內針鋒一一向上某君乃喟然歎曰我不料後母之毒乃如是也

◉妬婦之黑幕一

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誠以婦女之妬。根於天性。有非人力所得而感化者。徽人程某。富翁也。向在六安州業茶葉。工於心計。積貲至數十萬。娶妻某氏。以賢淑著。連舉丈夫子五。皆不育。程子。春末夏初之際。新茶上市。輒挾貲詣滬。經營出口業。至少須留滯四五月。某年秋季。程自滬上返。忽挈一妾。年不過二十許。面目端好。容止亦頗厚重。乃係二千金納之良家者。初入門。程頗惴惴然。懼大婦不相容。歷時久之。乃覺其妻絕無妬意。程伉儷甚篤。妾往往獨宿。月不過當夕一二次。其妻輒勸曰。君所以納妾者。非為他也。為似續也。今若是。焉用妾為。程某不允。其妻輒推之出。逼令宿於妾處。鄰里聞者。無不嘖嘖稱其賢。未幾。妾果有孕。其妻喜形於色。逢人輒道。謂今而後。我程氏之鬼。不致餒而矣。一日程他出。忽有人送白蘭地一杯。至其妻。欣然謂妾曰。吾聞白蘭地。乃外國名酒。香味兩佳。今夕我夫不在家。我與汝同飲。何如。妾不敢辭。兩人遂坐而對飲。其妻頻頻相勸。酒未及半。妾忽大呼腹痛。勢若將產。其妻驚恐失色。急以兩手探妾腹。為之摩痛。妾痛愈甚。而其妻摩之也愈力。如是者約數分鐘。而腹中所有未滿十月之胎兒。竟砉然脫穎而出矣。其妻大哭。程某歸。聞之亦大哭。越數日。妾竟以小產死。由是程某之嗣。遂絕。後有知其事者。謂是日送酒之人。實係其妻所僱。酒中下有極猛烈墮胎藥。故飲之即死。

也。

◉妬婦之黑幕二

陳某孝廉也曾任青浦教諭年六十未致仕納一妾甚有寵妻某氏年亦五十餘白髮毵毵居然老阿婆矣聞陳某納妾憤甚疾馳詣任所欲與俱赴澱河死陳某大窘百計哀懇無效乃浼同僚之妻問其所欲某氏曰我無他欲但願輪定當夕之期一月之中我佔三之二妾佔三之一大建不必論小建則妾當之如是足矣同僚之妻勸曰爾行時就木人道已絕何必爭此無謂之事某氏堅執不允謂不如此決不令老頭子受用同僚之妻以告孝廉孝廉吃吃笑曰我以爲將有如何苛酷條件如此寧有不可從之理於是嫡庶遂輪流侍寢一日陳某正在書齋飲酒一手持杯一手抱妾置膝上而吻之其妻忽搴帷入驀覩其狀大怒謂爾不應偏枯至是推妾坐左膝而已則坐於右膝之上捧陳某頰頻頻吻之陳某大笑妾則羞慚無地掩面逃去

◉明縣長判斷租妻案

凡物皆可租借唯妻不可租借甯波則不然人至窮困無聊時往往以床頭人作租借品此眞天下之奇聞矣予友某君曾權鎭海縣篆一日有以租妻事涉訟者某君初頗駭詫集兩造訊之乃知甬地固有此風不足爲奇有馮某者鎭海東鄉人以捕魚爲業年不過二十餘歲妻某

氏年亦相若成婚數載生子女各一馮某初甚勤儉後忽沾染阿芙蓉癖終日一燈相對不聞生產事久之日漸貧困衣食全不能給遂有蟻媒前來游說謂子窮苦至此何勿以床頭人出租於人一則可減省食指二則得洋一二百元亦可作小本經營一舉而兩善備不較之牛衣對泣爲愈耶馮某以爲然即由蟻媒介紹說合於東村周某其租約頗堪發噱(一)租價二百元並不起息(二)租期以十年爲限非至十年不得取贖(三)十年中所生子女歸於周姓(四)十年中如有疾病死亡歸之天命馮某不得有異議約既訂即夕人財兩交由是馮某之妻遂爲周某之妻矣馮某既得租值恣意揮霍不數月即盡又向周某加價找絕周某不允遂致涉訟予友研訊之下無從判斷商之於某幕友某幕友曰此易易耳判令找絕可也予友詢其故某幕友曰人至以髮妻出租有何聊賴以意度之即至十年斷斷不能取贖不如此時一刀兩段之爲愈予友以爲然遂判令離異併薄責兩造而釋之

◉借種育子之黑幕

有曾某湘之彬人也家道豐厚苦無嗣續妻某氏合卺十餘年居然老蚌並不生珠曾某望子心切又娶一妾體殊肥碩貌亦可人相處三年依然香草虛懸宜男莫卜即有齋季女亦杳不可求曾某性素粗暴不解溫柔見妻若妾均不生育以爲耕此石田徒勞無益不若另求肥壤

或者苗之早秀也是以對於妻妾恒露離棄之意其妾妙想天開謂主婦曰良人所戚戚於心者以吾兩人不能生息也然陰陽和而萬物生吾輩血氣方盛自審無不育之病今之膝下空虛或者病在良人亦未可知乃良人不自省恒有離棄之意吾輩盍效牛繼馬呂易嬴之故事倘僥天之幸竟結珠胎良人必極歡心旁觀斷無訾議況今日借種育子以傳香火比比皆是妻聆妾所言似屬有理笑頷之遂以其母弟某甲薦諸妾未幾果孕益信妾言不謬自與其表兄惠某私亦居然有娠先後誕育呱呱者皆男也曾某大喜以爲藍田產玉蚌胎生珠遍邀親朋開湯餅之宴既而曾某病歿妻與妾爭財產管理權卒成訟事此中黑幕遂致揭露其事爲同學林君所述林與曾某係姻婭故知之頗審云

◉某姨太之黑幕

揚州花園巷某公館富紳某前清之達官民國之巨富也光復時在某省席捲巨數公款回揚享福特備多金着人至下河購一妾非常姣美寵爲專房某紳大太太已去世遺下女兒一雙男未娶親女已出嫁某紳將姨太敬若神明不敢稍有違忤旁人視之爲姨太者必心滿意足矣孰知有大不然者因某紳已年逾花甲金錢雖有精力已衰閨房之樂姨太不能完全享受花前月下不免歎實命之不猶常以前生作了孽今生嫁此白頭翁等微言流露於口外某紳

見其終宵飲恨竟日寡歡命其出外散悶以解愁思揚城遊玩地邵巷公園而外有平山堂小金山兩處最爲熱鬧說不盡遊人如鯽仕女如雲某紳與姨太先至平山堂後至小金山五靈橋觀音山等處最後至徐園(即徐寶山所建)遊覽一過入亭子中作片時之憩息園丁見是本地紳士不敢怠慢即忙獻上香茗小心伺候姨太於飲過香茗之後舉目四顧猛然見了五百年結下風流孽冤於金魚池畔玉立亭亭戲將餅餌擲入池中引魚競食然明雖遊戲暗寓深情不時將兩目直射亭中在姨太身上痛下工夫姨太見其人俊俏年輕衣服華麗心下已十分愛慕又見其頻頻注視定然屬意於已爭奈咫尺天涯莫通款曲爲恨事耳然而四目流傳兩情脈脈已達到難解難分之境地特因老厭物與僕婦們相隨左右致嫦娥雖愛少年佳期無從密約充飢畫餅默默親嘗而已由是憂悶之外更增一重憂悶只得站起身來與意中人暗暗留情遣回公館自此遊玩之後姨太更覺身子不舒神思恍惚旋竟飲食不思寒熱大作某紳見姨太有病請醫問卜求神許愿種種手續無一不爲只恨自己不能替代自此一病足足兩月有餘涼秋九月始離床褥無如姨太之身病雖愈姨太之心病難瘳一日忽有人送來戲單一張乃是文明新戲之戲單爲籌直北水災賑款而來者某紳即慫慂姨太前去看戲冀寬其心姨太欣然從之遂於夜飯後雇籐轎兩乘至埂子街太平碼頭大舞台舊址前下轎

入戲園包廂樓一間坐待開幕一覘文明戲之景象是夜所演者係全本珍珠衫中間有數幕最易引動春心姨太見此活現之戲觸動心事侷促不安前度劉郎不知亦在此中否正在尋思悵望忽聞一陣謔笑聲尋聲望去見一美少年與二妓女歡笑無藝樂不可支姨太不見此少年則已一見此少年禁不住面泛桃紅心如鹿撞蓋少年非他即徐園金魚池畔拋餌引魚之少年也於斯時也少年正欲驚動姨太姨太正欲勾住少年兩意相投無異珀之拾芥磁之引針一縷情絲遙遙牽得牢牢矣種種後文皆於此戲場內伏下綫脈故籌賑之新戲告終某紳家庭中之怪劇開幕矣事有湊巧某紳有一男僕因病請假門房內缺人照應故着媒行送一男僕來翌日媒須即領一人至某紳處願充僕役某紳見過後令媒頭引入內堂見姨太如姨太合意留下可也某紳素來用人必經此一番手續方能安穩無事內權之重不問可知媒頭遵命而行見姨太各上前請安規規矩矩靜候姨太命下姨太見其人年紀甚輕龐兒俊俏似曾相識低頭一想恍然大悟不覺感激異常遂問媒頭道老爺如何說法媒頭答以老爺說請姨太發落姨太聞了此言心中更喜面上假作鄭重道既如此叫他在此伺候便了但是諸事要小心老爺脾氣是不好的說着暗丟眼色於其人其人自然會意媒頭退出告知某紳立時收用從此某紳家中禍水汪洋隄防立潰矣

余書至此不得不將媒頭領來之人來歷先行敘明以見世界上人心日壞無奇不有其人本是青皮專以拐人家婦女爲生活暗結黨派早晨同黨人在敎塲茶館內聚會午後分赴各名勝處華衣華服作弔膀生涯該青皮在徐園見姨太後和牢籠易入即探明住址設法進行日派黨人在某紳門前窺探消息奈侯門似海欲入無由於是抄襲舊文投身作僕願與媒頭接洽允事成後酬以重金香餌安排正待魚兒上釣偏偏有文明戲來揚籌賑之巧舞臺變作漩渦某紳與姨太出來看戲之時該黨已探得明白叫來二妓即屬雉媒姨太竟目逗情挑上彼圈套以致引狼入室身落匪人之手正不知若何結局彼黨之手段實可畏而某紳與姨太亦自取其咎也

自青皮入某紳家天然是晦氣星進門某紳竟患起病來延醫買藥姨太悉令他僕爲之獨令青皮入內室服役煎湯煎藥由青皮一人擔任兩下自如膠如漆起來暮暮朝朝歡樂無限然而春光易洩好事多磨姨太見僕婦輩常切切私議某紳之病又漸漸減輕設老厭物病好之後窺破機關或被僕婦們調唇弄舌不免拆散好姻緣而且事不得了欲圖長久計不如帶些銀錢溜之大吉姨太心雖如是想尚恐青皮無路可投於是商之青皮豈知正中青皮之計自然說得天花亂墜事事稱心姨太乃將金珠細軟値錢之物收括一空又拿些銀錢於天未明

時潛行逃出次晨某紳喚姨太不應僕婦們聞聲入不見姨太大爲驚疑到門房中喚靑皮亦不見情知不妙忙回報某紳某紳於病中聞此惡報又係年高之人忿火上升一暈幾絕幸僕婦們急行救醒幷就近邀某紳妻舅來家主持一切今則某紳之子已得電回揚女亦歸寧惟骨肉雖團聚而姨太捲逃之事若何辦理被捲之物究値若干外人尙不得而知之至一對野鴛鴦雙宿雙棲也

◉高郵某商董與姨太太之黑幕

高郵某商董乃一浮滑少年浮誇子弟也其家住於周家庄本有千畝之良田被其狂嫖大賭掃蕩一空暱某蕩婦收爲外室稱爲姨太太因家產蕩盡生計毫無卽與姨太太做拆白黨之營業凡牌九麻雀等等均賭軟把積聚至數百元在北門外石橋南首開一所茶莊門面裝潢極其華麗內室寬大樓上有七八間爲女工檢茶葉之所某商董與姨太太設此茶莊者其中大有妙用藉檢茶葉靑年之婦女爲餌釣而遂其招徠遊客之計劃達其秘密賣淫生財之目的以致靑年婦女被其誘惑者不可縷計靑年之子弟入其彀中傾家蕩產者指不勝屈藏垢納汙良心喪盡其肉尙足食耶姨太太有一種特別本領無論你上中下三等人物至其家無不歡迎遇茶吃茶遇飯吃飯交際塲中之應酬周到要算姨太太爲第一還有一層特別優勝

處無論你有天大訟案只要經其運動無不立即解决余擇其近來一積案述其和解之情形於下其餘自可見一斑矣有婁某者將田典於助理員某已數十年其田共一百十二畝其典値一千二百串婁姓於八年前着人携欵來贖詎某助理員竟私造僞賣契以圖吞沒因而涉訟八年婁姓氣死三命所延律師係某助理員同鄉被其買去婁姓又空用去千元訟費八年官司婁姓共用去二萬餘金某助理員財勢薰天歷任各官均行袒護蘇高廳及省公署均有其要人運動所以婁姓含寃莫白鄆人無不切齒此案某助理員之方面八年來擔任和解此案者已不下數十人均無效果事有湊巧近來婁姓之子在某商董姨太太之別室作秘密昧曖之事某姨太太極意逢迎凡有美貌少女領來與婁某作桑間濮上之勾當惟婁某因涉訟八年之久家業蕭條鄆城欠債纍纍以致經濟頗爲支拙因其素喜大嫖大賭姨太太加倍奉承凡有需錢之處代爲設法應用毫不索値如缺衣穿在衣店賒衣給婁穿賭錢若輸亦代籌資任婁賭凡有結歡之處無不曲承婁子之意如此數月市上已挪空千元之數於是趁機提議積案之和解法婁子因感其歷來情義若不允準倘被翻轉面皮所欠之千元又從何處籌措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即使他此刻不要挾年關又無多日如何應付迫不得已惟有答應之一法某助理員之代表派水利工程局口某之弟及瑞蘭茶莊店東某某二人婁某之代表

即某商董及某姨太太訟師三人議定找價四千二百千文即在北門外福壽庵於□月□日簽字次日兩方面邀請原介紹人到塲約二十餘人全吃和事之酒頗爲熱鬧妻子又在菴追薦脫服(即是伊母爲此案所氣死者)以八年之積案某商董及姨太太竟用此鬼蜮手段結此多年不結之案使妻家永無收回之日其魔力亦眞偉矣然而妻之人財兩失璧返無期地下有知得無痛哭聞某助理員與某姨太太本係舊交事結之後某助理員已將某商董之能幹在縣知事面前竭力推薦已在警界安揷稽查員之職以酬其功至於有無酬勞亦非局外人所能知也聞妻某得此數千之欵除償還宿見外尙多兩千餘金現在尙在某姨太太處樂不思蜀不想囘清江去竊恐此欵將來仍入某商董與姨太太之囊中一文不賸也

◉惡地保包結人命案

無錫泰伯市陸河橋地方有張阿紀者七十餘齡之老叟也生性凶暴膂力過人少壯時一言不合輒與人鬥橫行鄉里肆無忌憚向爲廚役家稱小康晚年來悔當初行爲之怪僻遂改惡行善希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子名禮基酷嗜阿芙蓉流連於雲霧之中樂而忘返尤好賭博呼盧喝雉千金一擲無吝色任意揮霍家貲因而蕩然其父戒之不悛反以惡言相報故家中老幼咸恨之刺骨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近禮基向其父索貲父靳而不與大怒恨恨出門去

思一報以爲快且行且思繼忽自語曰禮基汝殆傎耶彼既以金錢吝而不給是欲令汝飢餒而轉輾至於溝壑則父子之情何在殘忍至於如是而汝豈仍以彼爲父也設金錢虛有家中器皿什物何一非錢若不乘此攫取則來日方長何以謀溫飽主意想定邀諸無賴向家門疾趨破扉直入竟將家藏之米强行攫去待其父知悉已不知所之力追不及乃負氣而還自是阿紀視子如眼中之釘遂於某晚預令某甲携石灰一包伏於暗隅待禮基至而撒之少頃禮基叩門而入甲乘其不備遙擲之中其面禮基知受欺欲奪戶而遁顧雙目難啓昏黑莫辨且痛不可忍其父乘勢自後抱其腰又以繩扼其咽喉禮基無力抵抗俯首聽之而已然凶暴之父心頭之火尚不能息拳棒交加適中其腦可憐血花四濺腦漿迸出而禮基斃矣翌日春光洩漏事聞於張巷上之張某張某者地保也見地方出此命案不覺喜形於色蓋張某素性奸猾惟利是圖遇有交涉發生彼必施其敲詐手段從中漁利居民雖銜之而不敢與爭因處彼勢力範圍中也張既得耗乃至其家而詰問焉大聲謂阿紀曰文明共和之世胆敢毆斃人民置國家法律於不顧雖死者爲汝親生子然法律有保護人民之權不能任汝摧殘也予忝爲地保不得不出而干預以盡天職汝其造雇舟隨予往縣署聽官廳判决大聲恫嚇意在獲利耳豈眞保護人民哉阿紀聞言坦然曰毆斃親子固屬違法然彼怙惡不悛予出此下策亦不

得已耳非不顧法網也至凶手祗予一人予年已古稀形如風燭若使予領略鐵窗風味或即償命亦所甘心惟足下爲一方之長自宜抱息事寧人之宗旨並憐予之暮境今汝捨此不顧究不知足下是何居心也倘能和平從寬解决予當以金錢爲壽而足下大德亦沒齒不忘後由某乙從中說項令阿紀出洋一百四十員顧阿紀家貧早被其子揮霍盡絕一時實不易集此巨款乃向鄰家移挪始能成數奉張張得資昂然出門去無二言阿紀即將子屍掩埋藉以滅跡不料事又不密風聞於某董以毆斃親子已屬慘劇而張某胆敢藉端殮錢私和人命誠屬大背公道出而與張交涉張懼挽人再三說項令張出洋四十元充作地方公益而一場慘劇自此告終嗚呼爲地保而不能盡職惟知藉端敲詐則人民之受其害者豈在少數之列皇皇董事又從而效尤之藉公益而朋分之因家庭之黑幕產出地方上之黑幕嗚呼予又何言

◉投藥騙妻

金閶有處女姓朱名雅雲天生麗質嬌媚絕倫無兄弟姊妹一枝挺秀父母愛之如掌上珍年十九而未字雖媒妁日踵其門均不能愜雅雲之意雅雲自詡國色非得美男子决不與偶有程□者蘇邦名族也惟貌不甚颺覰女色美常使媒婆百計說合父母已爲之猶豫無如女終不許程輾轉反側竟無善策使女降心相從乃商於友友固前清時之惡訟曰如此如此雖月

裏嫦娥亦不能誇絕色於人也程如法試之不兩日聞朱氏僕媼揚言於外云女於一夕間面變青紫不類人形見者畏之終朝哭泣恨無良藥以解其毒程即乘機傳達愛女之篤決不以貌之美惡而變易其初心求婚之意較前更切女亦作退步想許之既婚非獨還女之本來面目且復加麗焉人莫不嘆程之豔福幾生修到也實則皆惡訟之計耳惡訟以佳人變鬼之藥授於程程乃賄通女之女僕將藥搽於盥沐之巾一入人膚如膠漆之不能脫落然相生必相剋婚後之盥具定用惡訟所授之解藥也

◉某五小姐之黑幕

寓滬某故紳以巨富聞於時其第五女公子秀麗天成姊妹中推爲國色知書能詩以某公作伐字閩省某氏子某本亡國奴改隸華藉故不解華語家貲累千萬惟家僅有此一男俗所謂獨子單傳者是也生而閹不能人道其家諱莫如深人無悉者紳家既受聘始知之時紳猶未逝也使僕四人往探底蘊有與某氏厚者聞遣僕事亟馳書使自爲備四僕未抵某宅即有人款接途中備極優渥既至更盛設供張如上賓禮出入則伴之以從者四僕盤桓數日渺無朕兆廢然興辭瀕行人各贈番餅二千既返遂力言其妄事幾寢矣値紳生辰某氏子以壻禮往祝女公子兄弟行習聞其事乃於寢時使衆僕薄觀之則具小如蠶人言不謬於是大譁某氏

子亦慚而遁女有幼弟憨不解事乘間對女揶揄女乃大啼懟諸母不愿從某氏子以徒負此名譽夫妻也母亦長嘆勸女謂吾家閥閱無悔婚理無已當使使往索百萬爲聘吾家更媵汝以四十萬汝得此巨貲愼勿授若壻當密貯之銀行供汝揮霍不虞寂寞即若壻當亦自知其病決不至干涉汝自由也計定女始收淚歡笑如平時其後某氏子卒以五十萬聘之始涓吉成婚既婚之明年居然呱呱有子誕彌厥月遍召親友作湯餅會用度豪侈傳爲盛事（閱者注意）女分娩又逾月余以事經大慶里則見其珊珊自弄中出

◉騙娶阿姨

某公子雲南人光緒初年父爲浙江嘉興府屬某縣令挈眷之任多年不歸公子素覬其妻妹之美知未受聘某年携一僕囘籍中途密與其僕設計僞爲斷絃而期服也者及至故鄉先與族中人晤面小住數日赴婦翁家省視入門故作不豫之色岳父母及內兄弟互相探詢始悉其家長女於數月前已罹急症而沒舉家悲悼公子之僕又詭言家主曾經修書訃告蓋其時電報郵局尚未設立僅恃民局遞信往往致洪喬之誤以故婦翁等深信不疑也公子儀容秀美爾雅溫文且其父歷宰繁劇宦槖頗盈岳父母詢壻曾否續絃答云尚未居近匝月老夫婦歆壻家之多金自願以次女爲繼室央至戚作伐一說便成公子僞爲致書浙中報告其父婦

翁因送女完姻路遙不便即在其家借用青廬涓吉合巹焉無何公子挈婦回浙中途將期服除去迨抵父任妻見其妹遠來駭相問訊妹亦錯疑見鬼公子難於啓齒經其父盤詰僕人始知騙娶始末將公子大加訓責並怒詈其僕立即驅逐且恐有玷官箴隱忍過去此後二女同居尙稱雍睦公子遂左擁右抱效法英皇之故事矣

◉令孫之翻戲

吾鄰有戴某者敗家子也十餘年前本爲小康之家內有儲蓄外有租田自其父死戴某乃終日奔走於花街賭場其祖母李氏禁之勿聽以故未及十稔而田產蕩然盡矣所留者僅古屋數椽與夫居第一方耳李氏本有數百元之蓄積見其孫如此雖其窮困異常勿之顧也戴某亦知其祖母暗有錢財乃日夜焦思冀有以串得之一日竟得一術戴某乃向鋼鐵店內購得鋼條數枝切爲數十斷盡此某銀工飛金葉其上戴某乃攜之歸埋於宅之頹垣下於夜間然燈一盞置於其上燈上罩以綠皮蛋壳伊祖母見之以爲鬼火也如是者共十餘夜其後戴某顧頹垣謂李氏曰此牆不如拆去免得在此爲祟李氏諾之及戴某掘至鋼條處乃飛告其祖母李氏速步往觀但見爍爍奪目者盡金塊也李氏曰此地夜有神火不知乃天賜黃金與吾家耳李氏既搬至家更埋而藏之謂戴某曰爾我可不患貧矣戴某因答曰孫窮困數年衣不

足食不飽待我質其一二條可乎李氏曰吾家既貧乃爾今忽有黃金質賣人必有疑殃必及身爾果患貧吾尚有銀員二百汝可取用戴某因是目的達矣越一年李氏以柴米之資是急乃持昔日所獲之假金條向人典賣人多不之要李氏因請識者驗之盡鋼條也至是此事始行宣出而李氏亦因是痛極竟自縊死嗚呼慘矣

◉洞房產子

臨川萬達俚亦四十八個萬富中之一三子無女因有掛私生女在門撫爲己女許字李家渡婁姓爲妻此女生成淫賤兄妹之間演齊襄公與文姜故事已珠胎暗結矣于歸三日呱呱墜地親朋尙在堂未散也翁姑難以下臺喚子出問其子愛女之妖豔且兩夜恩情不忍遽割乃然靦言曰兒非我主女固我妻而翁姑等向女詰問此子何來女直認不諱于是婁姓以燬轎送還萬家

◉家庭慘劇黑幕重重

丙辰春游九峯訪顧子林隱蒙留下榻酒後耳熱話家庭軼事林隱慨然曰君欲聞家庭慘事乎不嫌煩瑣願道其詳(以下林隱語)余有族叔前孀母周備婦德修內則善操家政佐夫成業戚鄰稱賢子二長曰清弟幼曰高弟女一嫁某茂才周卒時葦孫滿堂身後似無缺憾而叔

己屆耳順之年忽遘鼓盆之戚錦衾角枕獨日難堪況年事雖衰資財不薄故僅逾數月居然斷弦復續而家庭慘劇從此開幕矣叔同胞兄弟四人惟叔有二子名義上俱爲他人後然除叔外餘早夭殂四房資財萃於一家久矣中國社會慣習家道少豐子弟不使習職業蓋一般父兄之心理衣食足給不必皇皇焉與工商之流爭利也而清弟高弟厥後殞其命困其身適受其流毒夫叔繼娶鄒氏年稚而美以模糊老眼對鮮艷嬌花神志迷惑惴惴恆恐不得其歡心故一言行一舉止莫不請命此既入其樊籠彼敢展其手段以二子原爲人後應自立門戶析居之議乃起及親族畢集倡言父已年老不能治生子方年壯正當自食其力故一切家財析與二子者十不及一父子名分等於君臣不但爲子者不敢異議即親族莫敢明斥其非於是清高二弟昔日庇蔭之幸福一變爲悲慘之境遇分析既定恐同居一處父子天性未能忘情且叔年日衰一日山陵崩富厚資財不免入二子掌握乃托詞居鄉寂寞移寓母家而叔非姬不樂遂賦偕行於是美滿家庭頓改爲瑣離景象惟清與高長育於父母之懷一旦失所恃謀衣食蓄妻子如墮苦海如陷地獄清也年長涉獵醫書懸壺於市不遽受飢寒逼迫高也年幼聚三五村童藉硯田以謀糊口生計實難如是一年不堪困苦携妻挈子匍匐乞憐願侍左右免凍餒鄒則阻止不使父子見面並言此間寸地係母家所有不容他人插足晨而往停午

禾得食正困坐閣鄒之弟綽號猢猻者洶洶自內出立下逐客令高也萬種苦情不得訴於生我之人茹痛飲泣嗒然而歸高娶戴氏性素烈痛翁姑之不愛憤夫婿之不才黑物一杯紅顏畢命高猝遭喪亂手足無措遣使告老八鄒知禍由己作難免親族詰問乃扁舟一葉夫婦兩人徜徉於洋場十里間嗚呼死者已矣九原埋恨千古沉寃吾知其目之不瞑矣高既喪偶影隻形單困守家中一籌莫展時光復軍起滬上正在招兵於是托其子於兄嫂奔滬入伍要知孱弱之軀豈勝馳驅之苦進無可望退無可歸客居悽涼病魔始入呻吟床褥舉目無親不得已馳書告父乞助醫藥之資鄒乃矯命復書始斥其入伍之非繼責其能力之薄末謂早經析居各有門戶不圖自立妄思倚賴生亦無顏高得書知絕望乃馳書與兄永訣及其兄往省已一瞑不視年僅二十有一時民國紀元十月也高既云亡清以情關手足備極哀痛對於鄒言語之間不免怨憤鄒銜之密與其戚陳某謀陷清陳固勢豪素魚肉鄉里允爲設策清業醫一日應城中某姓之請買舟前往起岸後有以贈餽爲名送一圓籃至舟中舟子受之未幾清返舟警吏跟蹤至搜查得籃啓視則芙蓉膏半盞清素無癮奈聲辯無效鄒又賄陳某列名呈控指爲烟販其時烟禁嚴清遂含寃入獄幸其姊婿某茂才在某民政長署掌文牘馳書營救歷數月獄得平反而家已衰落迄今猶僦居異地蓋避禍也林隱述畢僕毛骨悚然覺婦人之心

毒於蛇蝎。僕亦新喪偶。誓不再娶。免貽兒女之害。永保家庭之樂。

◉贅後夫骨肉傷殘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以戰勝國之待亡國人民。如奴隸。如牛馬。其痛苦不可言狀。雖然。國際如是。家庭亦未嘗不然。故爲子女者。不幸喪其生我鞠我之人。一旦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其受虐待。鮮有不如亡國人民者。余鄉有陳某者。農家子也。父母早亡。娶趙氏。亦農家女。夫耕婦織。無憂凍餒。子年七歲。在初等小學修業。女纔二週。扶壁學步。陳某耕耨之暇。每挈其子。抱其女。與鄰家父老講農事。異常愉快。即村中人亦莫不羨其家庭幸福。壬子之秋。疫癘盛行。鄉愚迷信神權。認爲瘟神作祟。沾染者必先禱諸鬼神。不即治以藥石。故幸免者十僅一二。陳某亦罹此刼。村中陋俗。少年孀婦再贅夫婿。恆如男子續弦。絕不爲怪。間有柏舟矢志。誓死靡他。凡妯娌姊妹輩。莫不笑其癡騃。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況趙氏生長農家。耳濡目染。幾不知人間有貞節二字。故陳之卒。未及期年。以幫助田作。撫養兒女爲詞。贅張某爲後夫。豈知子若女未沾撫養之恩。備受凌虐之苦。豈不痛哉。張某自贅入陳家。鵲巢鳩居。儼然行使家長職權。以爲入學讀書。乃富厚子弟安逸之福。吾儕農民。以力穡爲本。於是陳某之子。向則携書入校。今則牽牛登山。農家蓄牛慣習。晝則牧於野。夜則喂以料（如棉餅稻草之類）張某以省費爲詞。日責刈

艸兩筐以抵夜料不足則指爲偸罰以牛鞭撻之年少力微不足之日多嬌小身軀遂致鞭痕常滿以總角兒童受此磨刼目擊者心傷身受者何如耶而張某性成殘暴慘無人理責以農作强以成人之事一不勝任非加以毒拳即施以惡棒甚且奪其食使終日枵腹陳氏雖有母子之情懾於張某之淫威莫敢廻護於是陳子益陷悲境無可告訴奄奄弱息卒歸泉路嗚呼教育不興風俗日壞全國孤兒其與陳某之子遭遇相同者不知凡幾記者揭此黑幕不僅悲陳氏子一人之不幸也

◉黃金魔力貞娘受辱

泗水北流大盈南貫中間有村曰璜涇綠樹四圍青山環抱天然風景勝似一幅畫圖村有盛姓累世務農手胝足胼尙堪溫飽子曰富榮三歲與同里謝某女定婚女名菊貞稚於富榮一歲兩家門戶初無低昂詎謝姓遭遇不順事多用繁日見衰落而盛氏人康物阜積珠累寸儼然殷富世界最大之魔力莫若黃金盛某於十餘年前不過尋常農夫木石居鹿豕遊與謝某無異也今則季子金多鄰里鮮不趨承諂附即縉紳先生亦樂與交游論姻誼稱兄弟而盛某欣欣然以得交士大夫爲宗族戚鄙光其子富榮時已由初等畢業入某高等小學肄業西服革履居然維新學子男大須婚盛某夫婦縈繞於胸久矣祗見謝氏日衰貧富懸殊頗有悔意

幸菊貞雖無咏絮之才備具貞靜之德無可藉爲口舌光陰荏苒富榮年逾弱冠不得不涓吉迎娶勉成眷屬鄉村陋俗新婦入門不論德容如何品性如何恒以匳資厚薄爲榮辱謝某嫁女鋪陳一具布衣數襲頗覺簡單無意識之徒竊竊訕笑盛某夫婦更視爲奇辱合卺之夕即令菊貞獨宿以示貧家女不足配富家郎勢利行於家庭誠社會之怪現象也菊貞自賦于歸雞鳴即起人定始臥忍勞苦勤操作以冀博翁姑懽心盛某夫婦別具肺腸非但無憐恤意且認爲賤婢子職應如是舉家中僕役事悉令任之自朝至暮無片刻暇如是年餘菊貞形容枯槁不時氣喘漸成癆症一日晨興咯血半盂頭暈心悸不得已側身復臥盛某夫婦平素早餐安坐就食此日見其高臥未起詬誶之聲達於臥室菊貞聞之負病而出以病狀告盛某凜然曰汝在母家衣不煖食不飽未聞有疾病今食飽衣煖居然思安逸否則輕微之疾何喋喋爲菊貞聞之氣塞於胸淚盈於眶遂入廚佐餐傷感之餘受此刺激肝火上升熱血潮湧未及炊熟已倒灶下其姑見而詈之曰賤婦裝此死狀豈欲嚇老人耶菊貞知覺雖清精神已憊竭力撑持匍匐歸寢呻吟床褥飢不得食渴不得飲歷二晝夜乃離此黑暗之家庭而魂遊地府矣

◉陳倉暗渡鶼鶼雙飛

古語有之逸則思淫誠不刊之論也從來風流穢史都出席豐履厚之家非眞別具肺腸也安

逸無事易生淫慾之心里中蔡某先世營商家貲雄厚其父於清季曾爲浙省縣令宦囊尤富母固早亡父亦已去世娶姜氏某明經女公子也習書史解吟咏丰神綽約體態苗條一對秋波盈盈欲滴兩邊杏靨豔若晚霞十指春葱尤柔軟可愛年華風信正花好月圓時也蔡某多病染烟癖一燈相對半榻橫陳吐霧吞雲通宵達旦既隸黑籍不思溫柔鄉風味矣姜氏結褵三年往往錦衾獨旦花前月下未免悵然有胡生者爲蔡某姨表弟籍隸江左山長雲間曾畢業於高等小學慕三吳學校之盛應考入學乘便訪蔡并與姜氏覿面生年方二九才固倜儻性尤溫存韶秀丰姿素有城北徐公之譽姜一見傾心雅意欵留殷勤招待言語間表示其愛慕意生雖渾然璞玉未嘗惹草拈花而情苗方茁烏能如魯男子堅持不亂二人心事於是相喻無言蔡某沉溺烟中瑣事素不顧問姜乃特開東閣下榻留賓生年少風流喜出望外從此陳倉暗渡駕鵲橋以過銀河鶼鶼雙飛鴛鴦同命蜜甜憐愛勝於伉儷蔡氏之室遂爲胡生特別改良之寄宿舍矣姑蘇素多名勝每逢星期休假姜氏與胡生或流連於歌舞之場或游覽於山塘之上二人之愉快非著者所能比擬一日姜閱報知哈同花園開游覽會囑生向校中請假同赴遊觀抵滬寓大新街某旅社共乘摩托車覽黃浦風景至亨達利凡生所平日稱道者無不一一購之晚同赴九畝地新舞臺觀劇豈知生之母適來滬是夜亦在座項背相望而

姜與生朱之覺也生之母見此親愛情狀已悉其中關係惟恐有玷家聲不忍於大庭廣衆之間發覺其事及劇散遣老僕蹤跡之明日清晨雇人力車造某旅社逕入其室姜正在梳洗而生猶高臥未起姜見事已敗露自承不諱生母素懦弱恐激烈反釀意外之禍責讐數言送姜歸蘇一面迫生輟學回家姜與生如同命鳥爲連理枝一日分離夢寐縈思奄奄成病蔡某不知內蘊且恃其整理家務心殊皇急適少年同學汪某新自東瀛醫校畢業回國持金往聘汪固美丈夫西服革履人尤風雅姜本少婦傷春初非重症心病祇須心藥醫汪固此中妙手不數日而病已霍然諺云藥緣若姜與汪誠醫藥介紹之姻緣也嗚呼姜氏以士族女作宦家婦淫蕩若此逸則思淫古人豈欺吾哉

◉野性難馴謀死親夫

諺有之最毒婦人心僕以爲婦人之心不毒者甚多惟淫婦之心毒於蛇蝎耳涞水戚某盧陸居茶博士也人頗誠實性尤和平傭工三四年對於主人及雇客未見其有口舌事娶湯氏名阿秀小家碧玉丰姿嫣然性輕佻頗喜修飾里中浮薄少年每與戲謔阿秀以爲得意凡在其家出入者鮮不結歡喜緣而薙髮匠雷某關係尤爲密切戚某朝出暮歸阿秀在家恆與有情人抹骨牌戲葉子以取快樂閱時既久戚某微有所聞一日潛歸雷某正爲阿秀修剪額髮猝

見戚至乘間逸去阿秀百般解說多方設誓自白無他且矢言此後自行檢點免涉嫌疑戚某性本柔懦尤恐曉揚有失自己顏面僅責譬一翻冀其悔悟惟防範稍嚴不許如平時放恣耍知阿秀野性難馴口雖不言心殊切恨而諸無賴又從旁唆聳於是有殺夫之心未幾戚某患痢某臥床不起阿秀陽爲殷勤服待陰則置巴豆粉於藥中故服藥一劑其潮更甚不及旬日竟死戚某素乏親族鄰里之人以好事爲戒遂不舉發今阿秀已遷滬上聞租屋於西新橋爲住家妓云

◉惡虎作威誰憐弱女

屠夫黃某鄰村人也性凶暴有膂力與人談一言不合即用武力村中人上其徽號曰惡虎黃某不怒詡詡然自鳴得意以爲虎乃百獸之王已乃一村之王耳妻楊氏人殊柔弱惡虎馭之如牛馬食以麤糲之食衣以垢敝之衣其妻不敢違命惡虎不事田作租田十數畝春時布種秋時收穫悉令其妻任之偶或愆時即令吃餛飩(縛四肢於一處)惡虎晨起妻必爲之注臉水進早膳稍遲延即令吃燒餅(掌其頰)晚而寢妻必爲之鋪被褥置衣履苟違悞即令吃肉下麵(褫其衣服使臥於竹籬上)農家耕作田野之間都屬男子惡虎苟見其妻與人問答詈其淫賤必令吃熏腿筒(以炙紅鐵鉗刺其兩股)故楊氏見惡虎正似山羊遇猛虎生命恆危

在呼吸間惡虎好飲酒每飲必醉醉而歸呼茶喝水終夜不得寢若伺候稍怠即令吃筍絲炒肉(以細竹鞭其背)嗚呼楊氏一弱女子遇人不淑受此凌虐僅逾期年而憔悴死矣惡虎市薄櫬一具置諸荒草間鄰里雖稔其惡然咸懾於虎威無敢捋虎鬚攖虎怒者

◉雌虎作威落盡小星

庚戌之秋槖筆太原賃屋海子邊屋係四合式余居東偏數楹南院蜀省黃李二君所賃其西北兩院則旗人文某居之余遷入後旬日每於三更時候聞北院中有詈罵聲鞭扑聲哭泣聲初猶以爲主人之責頑童刁僕耳既而如是者數夜乃向黃李二君言之二君齊聲曰君新居未知內中黑幕吾儕在此數月已悉其詳敢爲君道之文某係貴族子弟家貲雄厚性好色夫人固嬌艷未能滿其慾望春間因差晉都眷一女曰荷英以七百金購作小星然有季常癖不敢攜回省垣別以金屋藏之流連都門逾月不返妻黨某馳函告其夫人事乃洩夫人得信隻身逕往直抵寓所毫不譴責惟迫其偕返荷英遂隨以俱來旗俗階級最嚴大婦之於姬妾猶君主之於臣庶往往牛馬視之荷英自入門後夫人恨其以色媚人欲毀其容乃置沸油於噴水筒射其面部謂之灑仙露一時紅膿白泡血濺衣襟潰爛兼旬始得痊愈而荷英之貌昔則豔若西子今乃醜似東施矣夫人怒猶未已見其肌澈於冰膚潔似雪最易動男子憐愛之心

乃以銅絲數十根各繫小錢炙紅之擲於身上謂之撒金錢一錢着體痛激心臟恐其呼號以絮塞口撒畢塗以醬汁及傷愈則遍體紅疤矣此種野蠻手段殘暴行爲聞者猶未色變而自夫人視之以爲愉快更可怪者文某絕不掩護一任夫人之酷虐斯眞無心肝者矣荷英既毀容傷體而夫人猶不能容留文某之車夫李二尙未有室夫人迫荷英隨之荷英以節爲重甯可斷頭不肯改嫁是以時受鞭扑之刑夜來哭泣之聲即以此也二君述畢余慘然者久之泚筆記之以儆一般鬻女爲妾者

◉東風無力秋桂紅杏盡吹殘

僕幼時有老嫗口操北音携垂髫女子踵門求售先母欲購爲婢先君子不許以制錢六百給之嫗叩謝携女去先君子詔我曰修德多端不蓄婢第一汝其識之毋忽維時我雖謹諾實未解意旨也今爲衣食奔走得來往貴族巨室間見夫虐婢之慘酷誠爲人神所共怒天理所難容浙人錢某有婢一曰秋桂約十三四歲錢某之子曰麟兒夫婦鍾愛無事不順其意麟兒殊頑劣家中往來懶於行步令秋桂兩手踞地坐其背上如騎馬然左手挈其髮使不得俯視右手執竹鞭行稍滯即扑之錢某夫婦見之往往大笑贊其玩耍之妙故秋桂一日中人立之時甚少效牛馬走之時居多因之臟腑受傷血液停滯日漸瘦弱而麟兒騎之如故時屆隆冬庭

前積雪盈尺麟兒披雪衣跪秋桂之背令其繞行庭前不允撻以竹鞭號哭不已錢某夫婦乃詈其不能善伺意旨秋桂不得已匍匐而前纔入雪中十指膚裂痛極而踣麟兒隨之共仆錢某夫婦認爲有意傾陷痛笞之復責其跪於雪堆之上歷時未久秋桂手足俱僵蛇行至廚下冀向火取煖適見爐上有水壺即傾出洗濯豈知血液旣凍驟以沸水滌之皮肉俱脫潰爛經旬四肢竟致殘廢錢某忍心害理遂鬻諸江湖賣戲之人得銀又購一婢曰杏紅年比秋桂稍稚面頰姣好而性則剛烈一日麟兒以帶繫其頸又欲爲騎馬之戲杏紅不允以竹鞭扑之抗如故乃訴諸母批其兩頰俱腫仍崛強不從錢某大怒俟杏紅夜寢弛其下衣撻以皮鞭兩股流血終不作乞憐語迨錢某夫婦歸寢而杏紅啖火柴之頭未至黎明已一瞑不視矣時僕寓杭垣與錢某衡宇相望故知之甚詳泚筆記之以告有維持世道之責者

◉四美情投艷福不淺

劉某閩人也曾爲吳中太守時値水荒飢民有攜其子女求售者劉以五十金購四婢曰桃英曰蘭芬曰蓮香曰菊影桃最長菊最稚蘭與蓮年相若四婢貌尙姣好自鬻入後飲食有節寒煖適時不數年俱容光煥發劉某自幸代價之廉不知斬祀之禍亦胚胎於是矣劉某自光復後卜居吳王宮畔膝下一子名振聲二八年華丰神俊秀才固倜儻性亦風流每誦窈窕之句

恆深寐寤之思維時桃英破瓜年紀情竇甫開振聲每眉誘目挑頗不見拒一日託病高臥夫人命桃英侍奉湯藥振聲乃百般媚惑遂得結歡喜之緣憐我憐卿愛情甜蜜積時既久適爲蘭芬窺破振聲恐事經敗露必遭堂上譴責思並淫之以塞其口會端陽隹節俗例飲雄黃酒可解百毒蘭芬素不善飲振聲慫桃英故意勸之蘭芬勉盡數杯力不能勝果然玉山頹矣桃英蘭芬同寢一室振聲乃弛其衣服擁之共臥蘭芬正含苞待放之候當宿醉未醒時一經撫摩不覺情動振聲遂一箭雙雕然人心恆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振聲見蓮香丰姿嫵媚體態苗條桃與蘭俱不及其嬌豔頗有牡丹花下死做鬼亦風流之意必圖一親芳澤斯滿慾望無如蓮香雖十五女郎性殊慧黠多方勾引未遽肯入其彀中時至冬間蘭香適患寒疾振聲朝夕省視爲之侍茶水奉湯藥倍極殷懃蓮香年輕識短思想簡單見其如是多情感無以報遂致清白之體任其輕薄光陰荏苒振聲已有十八歲矣年齒日長情慾愈深桃也蘭也蓮也狎褻既久愛情漸薄斯時菊影豆蔻初開姿容豐豔振聲垂涎已久而桃英等亦恐秘密姻緣爲其揭破更從旁聳唆誘之入穽以絕肘腋之患適劉某夫婦赴親串喜席留桃英與菊影看守房戶振聲密以淫畫授桃英捉菊影同玩菊影情苗方茁見之兩頰暈霞心房怦動桃英又故意摟抱更覺手足俱痲振聲本藏身室隅覩此情狀乘機躍出桃英縱身逸去反扃其戶振聲

遂與菊影鴛鴦同夢顛倒衣裳夫以一人之身周旋四婢之間縱具龍虎精神積久難免萎瘁況振聲當發育時代祇求血體上之愉快不顧精神上之耗鑠既卜其晝更卜其夜遂致形容憔悴漸成虛損之症而劉某夫婦不知也又逾年乃涓吉結婚振聲已瘦骨如柴氣喘咯血新婦大駭再四盤詰始具道其詳乃告諸翁姑劉某夫婦始如夢覺立將四婢遣嫁然振聲卒成瘵疾中西醫士俱無回天之術遂一病不起云

◉私運煙土之黑幕

黑烟縷縷車聲轔轔錫站之中人音鼎沸俄而汽笛一聲火車猝止乘客爭先恐後羣向柵門而出最後一少年與一妙齡女郎自車中匆匆下狀甚驚惶行時頻回顧似恐有人之尾其後者伊何人斯蓋少年為販土團而女郎即其妻妹也少年吳姓姑隱其名居光復門外之某某里為人陰險膽小其先本良家子弟服務於滬甯火車中充當包辦食物役嘗代人帶運私土藉沾餘利後被車務處查悉停其職吳乃賃屋三椽於通運橋南開設粥肆藉為生涯營業雖小亦屬名正言順然表面固無私殊不知暗中仍操販土業代人運送一如往昔有住居王道人弄之汪姓婦者孀雌也其夫於數年前物故膝下空虛家本寒素因是度日維艱典質殆盡婦自思長此以往勢將不支不得不籌一善法以延殘喘乃將家中什物變賣摒擋得數百元

貪販土之厚利思欲步人後塵顧區區一弱女子親伴乏人往返滬錫殊非易易設遇意外則薄命人又將如何且世風日偸步步荆棘因是令吳代購吳即與其妻妹治裝赴申購得大土數包藏於妻妹身畔囑其抵錫後送至汪家下車時之倉皇實懷土有以致之耳女郎少年一前一後所以如是者防不測也事固審愼周詳決無意外萬不料被駐錫蘇軍某甲所覩即上前於吳身畔施其搜查手段吳之妻妹見勢不佳乘勢逸去搜查片時證據烏有遂釋吳使去吳垂頭喪氣匆匆抵家翌日吳正伏居室中忽聞叩門聲甚急拔關視之識爲某甲大駭詢其何事惠臨某甲謂昨日查土未得絲毫又未虐待於汝則汝亦當嚴守秘密今外界人言嘖嘖信口雌黄謂予得土若干豈非咄咄怪事設汝不將消息洩漏何以有此誣衊今與女約倘斯事不被輿論界披露則予亦從寬不究若連篇累牘而揭曉者莫怪予之無情當使汝領略老拳滋味也吳聞言目瞪口呆尋思無計乃令陳某出而緩頰陳某者亦販土團中一份子也陳乃與甲接洽開秘密談判得最後之解決則以洋四十元爲甲壽甲至是喜形於色雀躍出門去吳遂感謝曰斯事全仗鼎力爲予解圍足見情深然各報萬一披露如之奈何尙望足下代謀善策能使予不致擔驚者則恩同再造也陳笑曰區區各報何足挂齒予祇知錢可通神如能奉酬各報以金錢者未有不惟命是從何況些些販土事乎吳遂復出洋四十元囑陳與各

報商妥藉以消滅斯事不知陳居心叵測覬吳可欺將洋飽入私囊而吳不知也吳既遭此失損即赴汪家謂婦曰所運之土悉數剋去而予亦險遭不測誠大不幸也時婦適纏綿床第與藥爐為伍聞此惡消息如受雷震厥然暈去不醒人事自是病魔日加瘦比黃花不數日遽然長逝矣嗚呼汪姓婦因家計艱難將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已屬可憐而吳以八十元之損失竟將汪婦血本完全吞沒令其因是喪命若吳某者雖食肉寢皮尚有餘辜矣

◉某孀婦之黑幕

高郵城內焦家巷某孀婦乃三口鎮某姓之女也有五六分姿色能書算許配與某糧書為妻其性悍潑異常其家只有姑婆及丈夫二人某孀婦待姑婆甚忤待丈夫尤虐其姑心慈不堪其忤竟氣憤而亡其夫亦因其悍潑難制相繼亡故某孀婦自其姑及丈夫去世後凡有鄉民完糧均自己書算下鄉過糧等等均一手經理絕不假手於他人其家之產業有五六千金可稱小康每年單是糧書進項已屬綽綽有餘隻人立門戶自然有餘無缺若能守其節操前愆或可抵贖無如野性難馴孤宿一床難於消受飽暖思淫慾人情大抵皆然何況一年輕少婦淫潑性成又無牽抨更無管束不唱自由之曲豈可得耶於是姘識一少年青皮恩愛有逾新婚反其前日虐待其夫之行為變而為溫柔體態前後判若兩人冥冥之中或有宿世冤孽也

且進項悉聽少年揮霍一無吝惜之容如此一年浪用其半某孀婦毫不懊悔眞可怪哉青皮有一友亦青皮少年也其父業茶住北門越城乃郵城著名之茶庄家巨富與江北水利工程局長□某至戚弟兄四人某商子行三素喜徵逐不務正業日逐逐於淫朋賭友之中不知改悔以致私債纍纍其父知之竟不承認兼加責備某商子無如何也惟私債追索甚急應付毫無因素與某少年相善又是同山（同山是青帮同拜一師之切語）頗垂涎其所姘之孀婦有錢聽彼揮霍毫無吝色心中即思割其靴桶（靴桶者即喻某孀婦也）冀達倒貼銀錢償還私債之目的主意想定即放出吊膀子工夫來諺云要得工夫深鐵尺磨成針此種路柳牆花隨時可以折採見好爱好乃蕩婦之特別性兒某商子之勾誘豈有不入其彀中某孀婦竟又與某商子私焉棄其舊而憐其新與某少年恩情斷絕作陌路人之對待矣某少年與某商子亦畫地絕交由此以後艷福天然某商子一人獨享兩下之恩愛愈深誓以白首偕老然某孀婦與某商子愛情雖篤銀錢一項絕不假借悉操某孀婦之手二人既訂白頭之盟不得不籌善後之策一日某孀婦發議曰我們既預備做長久夫妻當籌一長久之法我雖有些微薄產不能敷我們終身之用設或用完豈不要求乞度日你有家教之人我又不能到你家中同作偕老之計即使你父母去世你家弟兄衆多我亦不慣到你家受罪你總要設一法籌

若干銀欵出來你的欵子可開一店我決不要你分文我有一粮房自己足够敷用如此夫妻兩相生利只受富貴不愁貧不知你的意下若何某商子一聞命其籌欵不由得面上現有難色說我實不瞞你說我家雖富無如我的家教甚嚴不怕你見怪你又是孀居棄之又不是明媒正娶我回去若稟明實情父親定不允準若不稟準銀錢又不經我的手如何能可設法耶某孀婦曰既如此何不向親友借貸某商子曰不怕你見笑我前次未到你處之前欠下私債若干被父知之非但不代我償還反責我一頓我至今思之尤恨父之不慈某孀婦曰你的父親既然代你只番刻薄已無父子之情分何必與他同住受他家庭之專制方今民國共和成立非鬧家庭革命不能破除壓力之專制我若變是你定有一番家庭改革我今倒思得一妙法在此只要你答應我自有法能教你父親拿出多數之金錢來不怕他不入我之彀中只怕你不肯依從耳某商子見其說有法能教父親拿出巨數之金錢來心中將信將疑說道只要你章程果佳我那有個不答應之理請你快說不必半吞半吐反惹我着急某孀婦曰請附耳過來即嘰哩咕嚕不知說些甚麼某商子一聽面色改變似有爲難之色某孀婦即大聲說道我說你是不肯答應即此一端即識出你從前說是一團虛情假意常言道痴心女子負心漢我先前把男子之心腸諒與我們女子一般所以我初識某少年時即將銀錢聽其揮霍一年

以試其心我決無一毫怨言此事諒你也知之併非我之說謊我自從見你之後蒙你待我恩愛尙好我故將某少年摒棄因你未娶親我指望終身有靠誰知你是假意虛情我幸虧我有把握將銀錢沒有交與你經營否則仝某少年一樣揮霍倘然用完豈不是要討飯耶我今日才試出你們只一班少年人不過因我手下稍有幾文所以極力哄騙我將銀錢取出來讓你們揮霍就可稱心滿意也不顧人家死活咳算我瞎了眼錯把孽緣當良緣從今後你走你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我自恨命薄派我命中無夫我嗣後惟有吃齋念佛剪去煩惱絲不修今生修來生諺云寡婦燒牌子一了百清到還干淨說罷嗚嗚的啼泣起來某商子見其說出自己心病不由滿面通紅心中暗想若是答應又恐自己受其牽累諺云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我又如何知他心中是否好壞若不答應眼看着一塊肥羊不能到嘴決裂後豈不人財兩失默察他之心腸諒無壞意某少年在此用他若干金錢甘心情願併無絲毫悔意平時亦不題某少年之壞意今日一急方說出男子心腸之不好足見他心中坦直此事我即便答應實行諒他係女流之輩決不致着甚麼當兒兼之他爲我之愛情將某少年舊交一日絕去即此一端其心待我可知思至此不由不毅然說道不過此事重大總要慢慢商量何能孟浪而行我因事大心中細細揣想我又並未回絕你你即嘮嘮叨叨說出一大套批駁我們男子

無情話來又啼哭起來哭得我心中難受即用甜言蜜語向某孀婦曰我的好奶奶請你不必啼哭我們總好商量你若再哭我就要跪下了說着似乎要跪之行狀某孀婦見彼之情形已有允諾之意思立地轉悲爲喜撲嗤的一笑說你不要口等混鬧倘被外人看見豈不笑話我見你沈吟時面上似有難色我們做女子的心腸最癡兼又多疑見你似乎不答應的意思諒是疑着我存甚麼歹意諺云知人知面不知心人之恆情我又何能怪你但是我們女子是愚拙之心此等事你尚不委心何況後來終身之倚靠故思至此心中一酸悲憤交集說出只等氣憤話來我之心腸惟天可表决不能做出甚麼來望你請放寬心不必疑慮我光前一番汚蟣話亦望你大肚包容某商子見其說出自己心病愈加信服他爲人於是即滿口答應秘密進行手續完畢後某孀婦即對某商子曰你只幾日暫且回去不必出來我自有方法教你父親情愿拿出巨款來我們同享長久安樂你在家靜待三日後定有佳音相報某商子見其說出同享長久安樂話來心中如飲甘露瓊漿滿身舒暢依計而行余此刻不得不將某孀婦之毒計表白以慰閱者殷望其計維何即各省最流行之惡探誣陷人民革命之僞證書也此種證書乃前姘之某少年曾從革命之役故有此空白證書某孀婦附某商子之耳嘰哩咕嚕即係此種之計劃命其在空白上簽字以便向其父嚇詐巨款某商子面有難色者恐其心不善

自己身命有關因而遲疑不決嗣因某孀婦與彼要決裂心中不捨又經其用話穩住因而毅然答應手續辦完全之後即令某商子回去暗喚前姘之某少年來家說明此種進行預計大拷竹槓之法某少年與某孀婦效某白黨一流手段糾合青皮同向某茶莊嚇詐計劃妥定後晚間少年與某孀婦仍敘舊情次日清晨某少年即找其同黨某警探至家密議進行某少年及某孀婦充作眼線某警探先行警告某茶莊之店東（即某商子父）限其三日答覆否則即實行其警探之任務某店東一聞此種之警告不由得心中驚慌異常蓋商家一聞見官即悚然以懼因衙門差役衆多極苦之案尚欲費去十數元何況此重大之黨案銀錢用去事猶小電稟至省兒子生命定然不保牽連家屬其害無窮衆差役且必然藉此騷擾諺云家私多大禍多大我家雖富何能經此重案因極恨兒子之不肖重責一番然於事仍毫無益處只得央人向該警探及某少年某孀婦接洽說和來人往返磋議費盡若干唇舌共用去數千金方將革命僞證書拔出某店東自完結此事後即將其子關鎖在家不令其出外前次其子所欠之債戶經某戚解勸只得代其償清某商子知某少年與某孀婦同作證人始知受騙懊惱異常力改前非現今已習正道以己所遇之情形遍告親友直言不諱余故得面詳述之語云最毒婦人心某孀婦之毒眞不愧爲婦人心矣

◉紳鄉之黑幕

距毘陵數十里某縣紳士某狡猾異常且多詭智恃其兄爲護符（其兄爲某縣知事）專以訛詐爲事凡本地之地痞無賴皆其黨徒政警二界亦潛通聲氣有稍怫其意者則使其黨擾之已則出爲調人俾出錢了事違者則其損失當過其所調停者十倍故邑人莫不畏之如虎其訛詐之方法亦多出人意外茲列舉於左

邑有某衣莊資本雄厚生意亦佳某垂涎已久一日使其徒扮作鄉人以一狐裘至該衣莊云欲易一他裘略事選擇即取一裘曰此甚合吾意莊主估其值約當狐裘十分之七即如數找還其徒曰何必如此亟俟吾携歸示諸家人果不合者尙須另易他裘也莊主信之徒遂携裘去久之不見其回數月後亦無蹤跡莊主甚驚異一日某紳至該莊云欲購一狐裘揀擇多時無一當意者莊主乃以其徒所易者進某見之故作驚惶色厲聲詰莊主曰汝此裘何來吾家數月前被竊計失去金鐲三副眞珠一串一即此裘也之三物皆吾家祖傳珍物吾方百計偵察不意乃在此間汝而不與盜通者何由得此狐裘汝以爲堂堂大莊人將不汝疑爲盜夥耶他人或可欺吾不可欺也餘二物何在請即見還否則隨我至官裏去莊主知已入其彀中欲與與訟勢又不敵不得已請他人出作調人以六百元了事邑人咸知其寃俱爲之太惜不

置云此前二年事也自某衣莊被詐後不二年而某富翁復以購地被詐先是翁在某大街購
地四分大興土木已落成且開張新店營業矣惟四分中有一厘係賣主之族兄者索價甚昂
云非四十元不可某翁欺其貧弱（欺人貧弱已亦受欺侮人適以自侮多財者凜諸編者識）
以爲區區一厘宜不至梗事至屋造成後與之細商當可就緒至是與之商價某仍堅執前議
不肯稍讓翁曰汝一厘地須售四十元恐吾邑中無此重價遂無結果而散事爲某紳所聞立
召某至如數給之并至戶房將此一厘過在自己名下某翁不知也數日後某紳謂某翁曰吾
有地一厘願鬻於汝祇須洋八十元某翁始知地已爲渠購去將挾以詐已乃曰前某索四十
元吾尙勿欲遑論八十元哉某紳曰汝不購者汝其勿悔某翁素强項聞之大怒毅然曰謹聞
命某紳去明日偕數工匠至曰吾有地一厘不知在四分中何處當任吾擇言訖指其出進必
由之地一方謂工匠曰爲我造一厠翁與之爭某紳大聲曰汝眞好大膽地非已有即建屋其
上汝恃富欺人將謂天下無法律耶今二百元亦不賣矣（某紳數語似乎恐嚇然地非已有
築室其上富翁平日爲富不仁可見一班幸某紳亦健者不然忍泣吞聲任其侵占耳自作自
受其富翁之謂乎）遂興訟數日不決後由他人出而調停卒以百數十元購之聞興訟所費
尙須倍之云

◉爲富不仁之毒物

沭陽介處淸江東海之間風氣閉塞民多業農全沭六十萬人農居其十之九故農民爲吾沭之中堅農民之利害即吾沭全體之利害也顧農民雖若是其多乎然能自名其田者則甚少半屈伏於大地主肘腋之下大地主維何即不執一業嘗襲先人餘蔭席豐履厚之圓而富翁也居常擁數十百頃之田而所謂大多數之農民鮮有不爲其租若佃者其人多貪鄙嗜利每以種種箝制剝割之術以朘削其租佃之膏脂苟利一己雖喪盡天良亦所不惜竊嘗考之其朘削租佃惟一之秘訣不外重利盤剝四字夫年歲不能有豐而無歉租佃之生產力甚微一遇歉年不得不乞糧於地主地主因以粟貸之貸之誠是也其奈於貸糧之時有一連代之名詞曰作春價作春價云者蓋謂無論貸糧時之粟價何若總以過年春間粟價最高時作一定之償還價格也質言之即以賤時之粟而售貴時之價於其佃也其償還之期恒必以過年麥季故每値二麥登場之際地主或躬臨或遣其司賬者持籌握算集諸佃於一場曰某也欠若干某也欠若干旋將諸佃所應分得之粟按各人所欠之賬而完全扣除之其虧欠較少者尚可得升斗以贍其妻子而虧欠較多者則並顆粒而不見一年所心營目注之收成至此一變而爲空空妙乎既空空妙手矣其將何以爲牛活者而地主則又帶其善良之假面作喪心之

語曰某也心慈誠不忍汝等凍餓以死之今再借以汝若干石若干斗仍作來年春價可也夫春價穀價最貴之時也麥季穀價最賤之時也以陳年最賤時之粟作今春最貴時之價又以今春最貴之價扣麥季最賤之粟復以麥季最賤之粟作來春最貴之價如是往復周轉年復一年此等虧蝕夫豈復巧曆所能算哉奈之何農民沈淪萬刧而永為大地主之奴隸也此猶非其至可痛者吾民一為人租佃則其地位即下於地主數等地主之客室無租佃之座次尋常偶至地主之家祇能與僕隸伍而執僕隸之役即偶與地主遇除垂手侍立答應數個是字以外無多談也亦有值地主歡欣之時與之略談數語者則如奉九重溫諭矣設不幸而攖地主之怒則令數人捉將來縛之於馬樁之上令其飽嘗鞭滋味此猶其輕描淡寫者若或在不赦之條地主則下摘地之命令令其即日搬家維時也佃戶則魂飛魄越心灰色死惟有則處屈膝哀懇地主之親若友以冀挽回此將死之運命其瑟縮可憐之狀態與獄囚之驟被宣佈死刑無以異也難者曰子言過矣佃成不幸而被地主驅逐豈遂無他處可以謀生活乎乃甘心作此可憐之態以向人也則為之進一解曰無論其債台如山不能脫離地主之關係即果能矣其房舍多在地主之宇下一去即將拆毀迨至他處又將另築新巢試問此一毀一築之際所需幾何又試問此新地主者果能期其愈於舊地主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坐是舍飲

恨吞聲長爲奴隸牛馬以外更有何術故有先世爲人租佃其子孫雖已脫離關係猶不敢與地主家亢禮者毋他勢使然也人每謂我國階級制度剷除甚早爲我國最大之優點吾人亦遂以此自豪殊不知社會上無形之階級尙根深而蒂固也且夫租佃與地主亦一尋常契約之關係耳彼以土地我以勞力各有其當享之權利當盡之義務其在民法本有種種之規則彰彰甚明吾不知吾沐之大地主果因何而應有此等絕大之權力吾亦不知吾沐之租佃果因何而應受此主等最大之壓制也嗚呼租佃何人非吾沐最大多數之農民而國家之主人翁乎今已完全化作大地主之奴隸失其自由行動終日忍飢寒受鞭撻宛轉於刀俎之下既保全生命之不暇更安知有所謂社會事業國家事業者於是國家之元氣傷矣又況此大地主者既取此數十萬農民而挾持之則農民之一舉一動誰敢不聽其操縱指揮以故農民無意思農民之意思即大地主之意思也農民無行爲農民之行爲即大地主之行爲也大地主之勢力既若此其偉大其足以阻止社會之發育妨碍政治之進行又不待言也由此觀之大地主者實社會之魔鬼耳使吾沐日處於淒風慘霧棘地荆天之乃皆此魔鬼爲之也然魔鬼何以能如是則亦曰吾沐農民無智識故耳故吾沐農民苟欲出此黑幕而享眞正共和國民之幸福者則請自去此魔鬼始欲去此魔鬼則請自增進智識始

◉沐陽之訟師

除大地主外而亦擄有最大之勢力暗中足以左右社會者則訟師是也訟師之資格有兩種其一則前清之廩若秀而曾從事於高頭講章之人物也良以吾沐風氣鄙陋其在鄉村有能青一衿者則羣相驚異嘆羨嘖嘖以爲若而人者誠足以光大門閭矣而其人既受里黨之矜寵亦遂志驕氣盈謂吾學已成不必再事深造從此悉心刀筆何愁不能雄長一鄉哉故此種訟師純粹廩秀之變相耳其次則讀書未成不安生業之輩亦間有出於此途者總之不外以魚肉鄉里歛取民財爲目的而已顧訟師雖小道乎而渠輩則視爲一種學科其平日所研究之讀本如大清律如駁案新編再其次則名訟之呈詞亦不可不讀及至卒業則揮其如電之刀以入社會當其鋒者罔不披靡以故一鄉一鎭之中苟有能作呈爲敬稟之文字者大人或敬之如神聖焉畏之如虎狠焉最奇者訟師有一特別之徽號曰(大爹)鄉里愚民苟有以蠻觸之爭將起法庭之訴者則必命家人牽黑衛往迓之且曰爲我速請大爹來茲事予榮辱之所關也無何大爹至大抵爲五六十歲之老叟豚尾垂垂然亦有豚尾雖去根株未絕尙飄蕭腦後作月牙式者耳掛以線代卡之大眼鏡手持既長且粗之大烟袋在余輩眼光視之不過一不達時務之蠢物耳而鄉人則以爲救苦救難之慈雲大士無以過也入門事主問寒問暖

畢渠之咳嗽喘息定旋問事主以何事見招者與訟耶吾固知無他事也事主則兢業業以興訟之始末原由告渠則作態顰蹙良久曰果爾則非往縣不可矣又無何大爹則偕事主入城住客寓每食必豐必潔大爹曰寒則主爲之購裘大爹曰暖則事主爲之買葛其或有阿芙蓉癖者則此項供給尤宜豐厚如是十日一月不等訟事如何尙不可知而事主之金錢或已去其百金若數十金矣夫事主則何人者其平日居家衣褐食糲一文不肯妄用即至戚周親偶有告貸或且力辭峻拒不肯稍破其慳囊獨自訟師一言吩咐則百金立解無吝色斯豈非咄咄怪事乎然而無怪也彼所以操蹤事主者則亦有術凡人之欲得訟師徽號無有不與縣署之虎狼胥役交胥役亦樂與之交蓋訟師利用胥役作虎胥役則利用訟師作倀彼此互有所利用何難一拍即合故方其偕事主入城也一招呼間而某頭役也某刑書也罔不應聲立至而斯時之事主則正在茹痛含寃之除一意在於雪恨以爲此若虎若狼者皆縣長之心腹爪牙鎭日奔走於縣署彼若能爲我進一言則吾事濟矣訟師即利用渠此時之心理於是大吹法螺述其勢力若何之偉大並謂汝勿憂此區區者何難辨第須汝不惜金錢耳即此不知不覺之間事主已入其圈套中矣不特此也且訟事之由來亦多由於訟師之興波鼓浪大抵其鄉無訟師則訟事亦少其鄉多訟師則訟事亦多蓋訟師所以掌訟若無訟事則訟師之身價

固不尊且又何處覔金錢以供其揮霍者故地方本無事也而訟師必多方挑撥之使有事以遂其吸取金錢之計必使一鄉富有之家盡成枯臘而後已此猶其技之普通者也若乃斲輪老手操術至精其神化作用則又非尋常人所可測摸矣余友樂天居士昔日曾爲余談一軼事雖强半遺忘猶能記其大概略謂向日有一名訟以一人而掌原被告兩方之事其措置之方法絕妙蓋將原被告兩方各置一客寓令其距離稍遠不使聞知彼則暗中往來代兩方經營籌畫而究也無輸贏以和平結和平固和平矣奈此兩方消耗已不貲何渠之腰橐已充實何此又非所謂想入非非者耶訟師之手段既若此矣請再略述其勢力大抵訟師所居之鄉即其勢力發揚之地其勢力圈之大小恒視其程度聲望以爲標準凡有處其勢力圈以內者罔不聽其頤指氣使設有出一言以相抗者不旋踵而訟事至否則即被匪禍須知既爲訟師即無有不通匪者也職此，之由愚民惟有屛氣歛息而已相率膜拜而已寖假而愚民之一舉一動必禀命於訟師訟師以爲可則行訟師以爲否則止父母之言可不遵地方官之告諭可不從而惟此訟師之命令則視之若金科玉律其勢力之雄直可取國家之行政權而代之以故常能阻撓國家之大政而緩其進行他勿具論即如近日之辦選舉興學校諸務誠目前之要政矣第其地一多訟師則諸務常呈停頓之現象此其故何哉或曰此民智未開故耳非訟

師之咎也夫民智何以開毋亦曰興學校而學校已先不見容於訟師之勢力圈其次則報紙然愚民多不識字報紙仍無益也不得已而再思其次則惟有講演團講演團誠善矣然亦不能收效於吾沭社會何言之蓋雖集數百數十之講演團講演至三年五年之久吾有以知不敵彼輩一言之破壞也吾豈有惡於訟師哉誠以彼輩窮凶極惡實有如上述云云也若是乎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吾沭社會之蠹

◉性生狠毒法律難逃

甲寅之秋余負笈星洲閉關息影杜門謝客祖國之新聞事實不獲入余耳鼓報紙雜誌亦不或一映余眼簾寡歡寂寥日惟效元龍之高臥握管餘暇時步劉李之後塵蓋余初至彼島識者幾稀間之余性孤僻不喜交際我不謁人人亦不來訪我幾如獨處野外不知鬧市街頭之情況何如也

七月某日細雨連綿獨坐無聊頻添客外思鄉之憾乃呼侍者進麥酒兩瓶美饌數碟對窗獨飲聊解愁悶及酒乾菜盡即尋睡鄉蓋余已醉飽也醒後則雲去天開月色將上侍者持名刺進曰客來時適先生睡興方濃之際我恐擾先生前夢故已復其謂先生他出而客亦僅曰少頃再來留名刺以去余視名刺則故友某君也已忽有扣環聲侍者趨啓之則某君來矣余乃

出迎携手道故相與言歡並叩以故鄉近狀蓋某君方來自滬瀆也時適鐘鳴七下乃同俱晚餐餐間某君詢余曰君亦知我鄉吳某事乎余告不敏某君乃爲余述之曰吳某居我邑之東字子琪留學美洲去春返國寄居芝罘友人葉雲卿家同爲某校教讀蓋子琪與雲卿有總角之交也雲卿之妹氏碧蓮年華荳蔻姿首動人淡裝清雅吐屬生風曾肄業於北京某師範退後囘鄉歸依兄嫂女紅之外手報紙與氏嫂談時事舍此則非其所知也

炎夏豪暑揮汗若雨金蟬高唱黃鶯聲啼子琪雲鄉相待而坐電扇風徐涼快自若雲卿曰如此炎夏我輩安坐納涼與奔走街頭汗激衣衫者有如天壤之分矣子琪唯唯曰人孰不願遂安樂而避辛苦所以有不得遂不得避者各有天職與命運耳彼輩當此赤日照頂之時奔走於街頭者亦天職與命運也言已碧蓮亦至笑容可掬曰效晉儒清談耶君等舍教讀外無所治事坐享安樂亦豈天職耶子琪見碧蓮談鋒太利故不之答唯唯否否而已而碧蓮亦自悔語詞太銳以至紅霞上額粉頸低墮俄頃有郵差進曰葉雲卿君有掛號信在請蓋囘印雲卿起受書蓋印授之去閱書畢謂子琪曰君知某省某處新任之鎮守使爲誰乎即我故友某某也今特來書欲余往遂秘書長之職我當於明日起程與君暫別寒舍一切亦暫托料理我抵某處後即遣介來迎言竟又囘顧碧蓮曰妹亦當與琪兄同來也子琪曰君明日即欲進行則

今夕是當餞別碧蓮亦繼之曰然琪哥備幾何銀錢耶儂將親調饌味爲阿兄餞行雲卿亦笑應曰如是則今夕之一席筵奚止海饈山珍之味而已哉

赤日西墮華燈初上樹尖搖動暑氣散消碧蓮調羹畢乃入席小飲數巡酒後雲卿與子琪作拇戰屢勝負屢以至兩有醉意酒乾飯罷各遂寢室時將三躍魚更碧蓮覺渴甚欲呼婢煮茗則更深夜靜婢輩忙亂終日方入黑甘又不忍呼起乃提壺下樓至子琪寢室開電爐之機置水壺於爐上立待其沸回見子琪倚榻作假寐碧蓮乃近前呼之醒曰、君飲酒過多少當口渴亦欲進濃茶乎子琪唯唯而已蓋似醒未醒時也適壺水鳴沸碧蓮乃扭機提壺步上樓頭少傾又下手紅茶一杯置子琪書案曰琪哥茶在案首可乘熱飲之勿冷飲也言已而去子琪乃起身道謝執杯飲茶覺味極甘和蓋置以精糖也

翌日晚餐罷後雲卿束整行裝命僕僱車前赴江畔子琪夫人碧蓮均送之上舟陽關三疊嗚咽叮嚀及鐘鳴十二汽笛嗚嗚乃話別登岸須臾舟輪轉動雲卿赴長道矣

雲卿去後子琪代理家務課餘之暇即手詩抄一卷詠吟爲樂與夫人碧蓮之靦面幾日不獲一次即相見時亦惟問安而已夫人碧蓮亦知其意故專理內事從而絕跡蓋恐瓜田李下兩下名譽有礙也旬餘之後即有魚雁傳來致於子琪略謂途程平安即日遂職一月後當遣人

來邀云云閱畢授之碧蓮又語夫人蓋夫人與文字無緣也自是雲卿之書時有郵至匝月後果又有信至致諸碧蓮乃令人傳進少傾碧蓮至子琪臥室面色慘淡如雨打梨花欲言又止似有萬種愁悶難以啓齒者子琪見狀詢之曰蓮妹何若是之窘耶可得聞乎碧蓮昵眸良久乃曰噫琪哥乎君亦知今日家兄書中之語乎其詞語間令人不易索解或將有不利於我輩矣君閱此書恐亦難忍儂故不願授君鑒閱也子琪聞言如墜五里霧中更不解其所以謂此乃向之索書碧蓮堅不肯出强而受之其書曰

碧蓮我妹粧次兄遠客他鄉無甚得意欲遣介來迎因異鄉不適賢妹等之意故未敢舉行近日子琪之行止乃嫂之舉動妹氏之起居可得聞乎我知將復我書曰如常焉肯以確情語我雖然是固阿兄誤妹耳但吳某與乃嫂則負我矣兄當即時告假歸來彼負我者將有以處置也此請勿宣

兄雲卿上

子琪閱已拍案頓足曰是何言語自何來吳某之名譽果不足惜奈夫人與蓮妹乎早知今日之嫌當初何必來此今已無及矣言已又毅然曰是非何患無見白之時苟不得白亦當剖我心肝耳何戚戚爲也回顧碧蓮則埋頭案首珠淚兩行乃勸慰之曰事爲嫌疑究無實證令兄歸來當可表白也今夫人亦知之否乎碧蓮含淚答曰恐嫂氏悲憤故未之告彼已詢我儂答

謂平安家報耳君亦能度此書中語之由來乎儂百思不得其所以然子琪思索久之曰是果不能意度然待令兄歸來終自明了也

某君言至此置杯進飯餐畢漱洗侍者進以苦茗某君乃徐徐舉飲杯乾繼續言曰日月不留又將兩星期矣此兩星期間子琪碧蓮形影不相見語言不相聞日惟各自悲憤而已蓋已有前嫌畏相覿面也星期多暇子琪獨坐書齋意欲作書辯白已而自思一紙傳達雲卿奚肯解脫況其書中云即當告假歸來則以程日計之近日內即可抵埠即書去有效亦不得其親拆方念間有久別故人周維生者來訪見面之後相道別後情況子琪詢以雲卿近狀蓋維生於雲卿同在某處遂職也維生曰邇日雲卿似有大不滿意於足下時有痛恨之語究不知何因耶彼亦將告假言歸矣及夕陽西下攜手外出相借入酒樓酒罄維生笑謂子琪曰君居雲卿家艷福實不淺明日我爲君作冰人其用我乎言畢復格格笑子琪以爲其有醉意乃略進薄飯連袂下梯各自歸去時鐘鳴十二下矣

翌晨雲卿歸矣西裝革履行李一挑子琪聞聲醒起出迎相見雲卿握子琪之手道謝代料家事又述其往某處遂職之事沿途風景之佳此次之所以歸來將邀君等至彼處也子琪見其語詞至誠一無書中語氣故亦不敢道及將思淜潮湃頭緒難尋疑惑莫解不知所以應對適

夫人碧蓮亦相繼而下各道別恨離愁須臾同俱早餐畢子琪覺四肢不安乃復遂寢及日上三竿婢子進請午膳子琪惟搖首呼痛而已有傾雲卿碧蓮夫人皆來問候子琪徒目注雲卿微喊痛楚雲卿竟出求醫及醫生至則維生亦進其時子琪之呼痛聲漸呼漸高面色亦徐現灰白診視畢醫曰此爲中毒所然言竟出一紙包繼曰苟此藥不效則或無救矣於是進藥於子琪之唇徐候病者後狀少傾子琪忽起坐怒目瞠視雲卿曰惡賊陷我我本欲即起嚙汝特力不足耳噫雲卿乎汝當審我以確證否則我死何甘哉言已復倒呼痛之聲達於戶外令人慘不忍聞維生近前扶之則吟聲忽極蓋已暈矣在室者莫不悲愴交及淚濕滿襟忽戶外喧聲巡警突門進詢事由醫生乃告之巡警去而復來偕偵探數輩探索慘狀究尋證據至子琪書案得雲卿與碧蓮之書及致子琪書數通一一詳視及雲卿與碧蓮之書偵探笑顧雲卿令巡警拘之去時子琪尚有微息乃送之某醫院夫人不知禍由忽招奇變痛不欲生幾至暈絕碧蓮雖知其然特不知其所以然傷子琪之慘死痛阿兄之下獄欷噓隕淚嗚咽甦生時維生在側勸慰殷勤力任援雲卿於獄蓋維生與雲卿之交較子琪爲尤早故夫人碧蓮亦不以外客目之聞其自認力援更感其義於是拭淚道謝詢援手之法維生微笑曰是何難哉此處審判廳長某爲我舊友我往商之彼必允諾允則事了矣即此案之理由我亦略得頭緒言

已作鷺笑繼曰雲卿至某處後與子琪之通信當亦時相往還或因子琪書中偶現醜態以至觸怒故特歸來乘早餐時下以毒物是以然也特誤於下手之太早耳言罷又格格笑不止碧蓮聞已乃促維生往探雲卿並囑其作速商之廳長維生始唯唯辭去

夫人詢碧蓮曰適偵探攜去之信何可作爲證據姑娘亦知此書爲誰氏所發專致奚誰乃其語詞乎碧蓮一一告之夫人頓足曰寃哉子琪之慘死我夫之被囚作此書者毒陷子夫者當別有人在焉噫蓮妹乎爾兄之性妹氏當知其不悍我夫之知子琪儂猶能憶述其言曰子琪者誠爲我一生之知已渠豈狠心莽漢不得確證而忍心出此於其知已哉妹何不早日語我耶語已又淚碧蓮亦繼之淚下曩日之歡和景象今一變而爲憂愁泣淚場矣

月明人靜夜闌更深碧蓮斜倚臥榻冥思此禍之眞相細味嫂氏之言覺甚有理素叢初時亦以爲子琪之中毒由於乃兄所手製也已思維生之說如捕風捉影信口開河觀其神色痴笑有自得之態或別有隱情在焉阿兄今已下獄嫂氏雖云作書者必別有人在然於他人見之即可作爲鐵證且子琪之中毒當不得復生曩者私心默許之未婚夫究不知爲誰氏所殺繼念二人之怨申白之責已當擔負特不得頭緒無以引起偵察思潮踴躍撩亂芳心乃熹微晨光始入黑甜鄉裏偵尋此案之眞面目矣

次日午後碧蓮淡裝外出至某律師寓所請其代表辯白談良久始出復至審判廳探雲卿之開訊日及至歸途適遇維生與一人細語曰此物果驗特價貴耳回見碧蓮其聲忽絕碧蓮故作未見疾然前趨不復顧盼歸則夫人詢以雲卿現狀碧蓮曰近日因案件多積未得開訊故尙在警廳及開訊之日妹已請某律師代爲辯白嫂氏可毋憂也言罷歸寢室卸裝畢倚坐榻上復又蹀躞室中若有所思索久之自語曰我當從而探之必斯人無疑言畢略自頷首呼婢子進茗推窗眺野注望一輪紅日下西山

維生自遇碧蓮後即與相語者別徘徊道上若有所籌畫已至碧蓮家門乃復又他往逡巡戶外喃喃自語若精神病者異時傍晚始鼓門而進適夫人碧蓮相對進膳見維生至皆投箸起立笑請同餐維生亦喜溢於外唯唯把箸餐罷夫人詢以所爲如何維生曰今晨曾至審判廳聞日內尙不詢問後因事而未謁廳長明日當再往也已進子琪臥室忽疾退狀若怯懼返身坐外室與夫人略談即惚惚辭去碧蓮送之戶外曰我家人少房寬又兼子琪慘死令人不勝怯懼君寓旅館不便盍移至舍下稍解冷寂且有事時亦可互相商酌君意如何乎維生頷首應曰是至佳我當於明日移來乃辭去明日維生果攜行裝至碧蓮指使婢僕殷勤助理子琪舊室修設極淨即作維生寢所維生曰此室怯人當另使婢僕同居否則膽怯而不得安眠矣

碧蓮曰然當使僕輩同居也自是維生碧蓮時連袂促膝儼若夫婦而維生之心目中亦以碧蓮為已之未婚妻也

雲卿被拘後之第四日即開訊是案碧蓮夫人維生皆往聽審某律師代表辯白審判官乃令人出雲卿往時之書細辨其筆跡是否出自二人之手良久乃曰此書之手筆與雲卿之筆跡果有異處但雲卿為此案之嫌疑犯不能輕放暫拘看守所探明再詢於是同相慶幸送之看所叮嚀數語含淚而別惟維生猶在面現失望之色謂雲卿曰曩者之堂堂秘書長今一變而為堦下囚令人不忍見君苟此案不得探明則常坐此所其奈何然猶為厚幸否則君當不存人世矣雲卿曰無傷也我今致書於某鎮守使請其援手則事濟矣言畢索紙筆作書書罷授之維生曰君可為我加快郵之維生受書慢應曰若是乎……言未已獄卒促維生去乃出於是雲卿日坐愁城仰盼援手而已

一日維生笑執碧蓮之手欲求許婚碧蓮頷之於是維生喜極若狂自認為碧蓮之未婚夫婿雖有細故無不告之碧蓮亦故故殷勤時時問好較之往日之待子琪尤加倍蓰

日月流水轉盼已將兩月維生日事奉迎碧蓮或至街頭尋醉雖假期已滿亦不之顧一夕醉歸面現窘狼鬱怒之餘氣未消恨恨之惡聲猶在俯首坐椅上已忽起立急握其雙拳惡恨恨

曰我將使汝不復見天日也碧蓮見狀詢其所以維生惟伏首案上長噓不語良久始曰噫此事當守秘密然卿既爲我未婚妻告之或無患也言已目灼灼視碧蓮復繼續曰今日午後外出途遇胡某相與入酒樓酒罷歸來又遇汪某向我堅索欠欵我因略有醉意故不之顧詎彼即揪我衣領故相與毆打也碧蓮復詢曰周某居何處爲何等人也何若是之凶悍哉維生曰彼爲西藥業現居某大街某號我於一月前購巴納燐一瓶其欵項固言明暫欠今日向我索取此僅僅數十元渠當還之奈彼不應追索太緊耳碧蓮曰巴納燐者爲何物也維生面赤不語碧蓮又曰儂既爲君未婚妻何隱爲維生始曰巴納燐最新之毒藥飲之者在十二小時以外始見毒發明日當以此物還治其人以消我今日被毆之恨碧蓮欲求一見維生乃啓箱出玻瓶授之瓶內半具流質色淡黃外有西字標名曰PONArin碧蓮視畢還之歸藏顧而語他及鐘鳴十下始各歸寢翌晨維生之鑰匙忽無着四處尋覓良久復視原處則仍在焉則嘩然失笑及傍晚忽有偵探警察數人拘維生去夫人怪甚詢之碧蓮碧蓮曰嫂氏何夢夢若是毒子琪陷阿兄者斯人也阿兄當可出獄矣惟子琪則焉能復生哉言罷亦出曰儂去警廳作證蓋碧蓮自雲卿下獄後日欲偵探究境後於途中聞維生之言始着意其行動雖知其非善類然無證據可尋亦無如何耳幸天網恢恢同類相侵使碧蓮得以聞其隱故於清晨竊

其毒藥又得雲卿致某鎭守使書因於午後佯言有事外出實則至警廳告發也維生至警廳時適二巡警擁汪某亦進四目相怒視不或少息警長出玻瓶詢維生曰此爲誰之物歟非君購自汪某而以之毒子琪乎維生聞言囁嚅不知所對良久始曰此非我所有也亦不知其中爲何物言竟碧蓮適至曰維生今日尙欲諱耶此非出自汝之小鐵箱乎君昨夕尙告我謂購自汪某飲之者十二小時外始發噫欲君奪阿兄之職故僞作怒書計阿兄抵埠之前一夕邀子琪飲投之以毒質故子琪於次日午後慘死以時計之適在十二小時之後不然則家兄於獄中託君付郵之書何尙在君篋內況君之手筆與僞書之字跡相同言畢出維生往日所書之紙授之警長曰請將僞書對之警長乃令人出僞書細認之果爲一人手筆又詢汪某自認不諱警長乃命並禁之來日審判證實鎗決維生而汪某則判以徒刑云卿乃得出獄蓋雲卿與維生同在某處甚相投契與子琪往還之書維生無不過目雲卿此次之歸未告假之前即語維生謂某日起程言還孰意維生即於是日作書先雲卿告假其目的固在雲卿之職而以碧蓮爲妻也焉知良者終存而惡者終敗乎

雲卿歸後潸然淚下蓋哀子琪之慘死也越數日即乘輪至滬復買棹至某處夫人碧蓮同與焉一日舟過我鄉因痛子琪故令泊於沿岸欲訪子琪故處乃登陸彳亍忽風送書聲似出自

林間尾聲而行則瓦屋數椽四圍竹籬清婉之書聲與唧唧之秋蟲聲抑揚相和步進竹籬破紙窗覘之則子琪方埋首高誦雲卿疑惑不解幾疑爲夢境自按窗戶始知非夢乃鼓門進一小童出迎適誦書者亦出雲卿與之握手作話曰子琪兄今日得復相見耶其人笑曰足下誤矣我非子琪子琪者家兄也今在內室方言語間而子琪出矣一見雲卿怒目橫視曰子因前次陷我未死而今再來耶去休否則將不利於汝雲卿乃以前事告之始言歸於好同至河邊邀夫人碧蓮至其居處相慶甦生各道往事蓋子琪至醫院後遇同鄉某醫極力肆救幸醫之速故未死調養月餘始得獲痊痊後即歸故所也

留居數日即同赴某處補維生之缺今年之春子琪與碧蓮同在某處行結婚禮式其時我亦在賀客之列席間聞之他人也

◉母女爭風踏破黑幕

張某者商人也心好風流性嗜鴉片故店中夥友背地皆以老槍呼之設牛羊肉莊於申江已多年矣徐徐頗得洋人照顧於是生意甚爲發達雖有妻室乃鄉婦耳心以爲憾乃每日出遊於小花園或灘簧場(因此事在四年前故無遊戲場在內)蹤跡無日無之一日在灘簧場遇一美婦相見之下心甚羨慕至次日再往而此婦早在矣張某暗喜以爲有心於己也恨不能

急成。乃取金託唱灘簧者。設法介紹。始得如願。此婦本校書出身。先遇狎客王某者。亦商界中人。前幾年頗負盛名某大銀行曾做買辦。尚開紗廠數處。因見愛而娶之為妾後生二女一男。寵之更甚矣。皆好嗜鴉片王某自從置此婦為妾之後。生意之事無心為之。終日娛樂。坐吃山空。耗費無算。故虧空亦甚巨。因之買辦革職。紗廠關閉。皆寵此婦之故也。大婦見此情形。憤恨滿胸。終日與他吵鬧不已。王某不能置大婦之言於不顧。雖有愛妾之心。然前得做買辦及開紗廠之資。皆大婦母家之力也。故大婦逐去此妾王某唯唯而已。自從逐妾之後。張某得知其事。計上心來(王某與張某相識)遂與王云云。聞尊愛與尊嫂不和。已被逐出。如尊愛一時無處安身。請至敝處躭擱。不妨不識尊意如何。王某答曰甚善。於是遷至張處。幷有其次女隨母同往。時女年尚幼。不料後來此女行為。因之大壞。因張之結髮妻不在申。常住在鄉下。名為朋友借居。實則早已沾染矣。初王某不覺。日久漸知。亦裝作不知不聞。每月王某必至張處數次。至則必吸鴉片以飽。除月貼張處百金外。尚有原疋花緞。以及貴重物件賜贈不計其數。或者有時此婦之大女及其子輪流來望。惟大婦不知也。獨其次女不願再入大婦之處。心以為隨其親生母為善。何大婦不虐大女及其子乎。因大婦未有生子。且大女及子。對已尚盡孝道。故不虐待。張某自鵲巢鳩居。忽忽歷三年有餘。而其次女年已及笄。貌頗秀娟。體態動人。每逢禮

拜六禮拜日必偕其母至小花園因女總會在焉每返家時對過某分銀行內之執事先生以及三層樓上之西崽無不涎此女之姿色往往百般調笑詎知美女芳心始終不爲其動西崽等常在窗口窺其對樓中醜態以博一笑爲快因張某之樓玻璃窗未有遮巾一舉一動盡在西崽眼中於是揭匿名帖寄無頭信痛罵無恥張某接後祇得聽之而已未幾此婦有疾臥床不起者幾日人面獸心之張某見婦有疾不能取樂乃用情於其次女日與之嬉謔一日見有馬車停在門前余好管閒事乃探問店夥據云張某偕其次女兜圈子也斯時愛情已達沸點矣此婦初不知其次女與張某有染繼見其腹部漸漸膨漲因起疑竇而不知珠胎早已結矣向其次女盤問女不肯言後詰之再三乃吐實情婦乃與張某大起交涉謂不該如此日後何能爲人張某對云現在木已成舟亦無可如何矣惟宜商量善後免旁人及王某見疑於是想得妙策僞稱女之腹大是患水漲病以掩其醜也諸事已妥自信如願從此安樂度日矣不謂天不如願母女間又起笑史矣因夜合之不均致發生重大之醋波後經某某調解始息其事然張某注意於其女故得專寵而視此婦如平常不能比從前互愛之情形此婦不得已遷出搬至太原里居住乃將次女與張某之秘史訴之於王某命向他交涉然無用之王某自嘆事已至此聽之而已惟詈張某爲禽獸耳至於此婦今已另訂鴛侶一如其次女之快樂張某與

女日則鶼鶼鶼鶼夜則我我卿卿溫柔鄉裏享盡人間豔福後女兮婉呱呱者雄也張某欣喜非常乃雇乳母保養之今此私生子已二歲矣不知後來長大成人若聞悉其母及其外祖母間之趣史何以爲情也女自生子後恆抱之在門前遊玩或與店夥閒談言笑自得非比從前見人時有羞怯之態也亦云顏之厚矣若張某占人之妾以爲未足又占人之女此種淫棍不置諸法風俗之壞靡有底止

◉遇人不淑嗟嘆柰何

吾人遭時不辰蠖屈陋巷之中隻眼冷觀每嘆世人勞形傷神無一非可憐虫女子尤甚苟遇人不淑終身益慘寂無生趣矣余少時僑居高昌廟其地北距上海可八九里濱江靜僻漁舟之外初鮮人跡勝清同治間始建江南製造局戍以陸軍三營繼設海軍司令處奔走於衣食之流移家來居者漸衆市廛亦日臻隆盛顧其地既駐海陸軍旅政變突起每爲必爭之地繁華遂日就陵替一昨驅車經過故居已鞠爲茂草舊識流亡他徙十無一存鄰右李小舲亦新抱喪明之痛李君卜居是鎭垂百年其祖以經商起家家衆悉勤儉家業日增小舲崙謹飭自持不事酒食結交虛衷處世顧凜然不可犯一言不合輙拂袖而起雖威凌非所懼也或謂其威武不屈之概係得力於景教篤信天父萬能正直天父所許中有所恃故臨物無所畏怯至

其信敎之歷史亦殊奇特日行五六里就羅馬禮拜寺凝神聆神甫講道雖不解法蘭西方言覺其道貌岸然言語悉含至理欽服無地及敎徒悠然唱讚美詩小鈴莫能隨和惟唇吻翕貸頻呼聖馬利亞而已堂上老母慈顏白髮年逾古稀尙能盤散行數里赴鄉間索子金太夫人富儲蓄張之鄉人月取利若干且必親往催索雖勞弗辭良以太夫人環顧親友皆攫金賊義之流故不敢以此職相勞一日太夫人忽得奇疾耳際微聞小語曰汝媳遣人弑汝矣鄰人攘臂來毆汝矣太夫人於是蹶然起舉杖擊地曰我兒我孫已若要長大誰敢我侮遂洶洶揮杖擊人無何罷極倒榻上氣咻咻然日即羸憊至其得病之由親友聚訟不一或謂其嘗於園內殺一巨蛇蛇來作祟或謂其媳不善視阿姑時傴索私蓄太夫人恚極神經斗失常度後遷居醫院久乃弗瘳小鈴方客漢口聞訊急歸朝母便曰此魔鬼作祟耳宜長跽天父前求神甫灑聖水以厭之太夫人徇愛子之請遂別其七十年來朝夕皈依之財神觀音而禮招聖父聖母顧久仍無效可知空中無形之魔鬼易除腦中有形之魔鬼難祛而人言其媳威傴之說益信其媳侏儒而貌寢伉儷並立僅及藁砧腋下狀殊不稱有奇癖却如其姑熙攘終日孳孳於金錢子母實則世人無不具此奇癖女爲尤崇拜阿堵物雖遇人不淑苟金錢之供給無虧亦翕然相安反是謀叴勃豁之聲戞戞乎難之矣小鈴夫人舍此大事業外日以私蓄將助外氏縱

護愛子伉儷志趣既柄鑿時興反目之波顧夫人勤育精神遂悉注於溺愛庇護之舉伉儷益不相能生育轉益勤余造其家時夫人年未四十髮禿齒落膝下男兒六方抱其幼女撫之弗嚎夫人以晚年得女珍之如掌上珠顧天公狡獪當其呱呱墜地時竟錫以瘻疾徧治無效小紒則謂兒生時天父既加以瘻疾斷非人力所能挽回惟可求天父蠲除之於是挾之詣羅馬禮拜寺受洗禮飲聖水干神甫代為懺悔而瘻疾如故更十年者行見瘻姑娘出閣矣李君多男在理宜一敘其諸公子之崖略而其書之主旨即系其大公子餘子悉童騃無犖犖可紀之事其五六兩公子年不及十齡雖入塾誦習以父經商外出時跳浪游行市間辛亥之役民軍攻製造局破望道橋直逼大門兩公子狂逐其後呼噪嘩笑士卒轉不以為忤敵彈高飛亦莫及其身一日見一好女子踽踽獨行六公子徑前牽其裾曰且緩行若為吾妻願也未五公子更進捉其腕曰俯若身其欲與君親吻少艾年事倍孺子斗為其所嬲轉赧然弗寧大公子童時憨態頗肖其介弟家教之不振可見一斑母氏每諉謂入校肄業應歸罪教育殊不知際茲過渡時代教育久失其依準譬如墾殖舊獲既登新種未播一經春雨勃然挺秀者莠草也非嘉禾也若大公子者直莠草耳教師雖多能不能化莠草為嘉禾大公子名雲城以序長得大毋及母歡沖齡與傭保習輒張吻詈人其母轉色然喜曰其兒聰明哉竟善詞令他日與鄰兒

狎兒毆幼童盜其餅餌鄰童泣訴其母母怒曰汝家何量狹若是此等事尙來訴我耶稍長入塾乂時逃學塾師以其母溺愛不甚問一日自塾遁去從牧猪奴游適小綸歸自漢口見之大怒捉之歸痛鞭之始猶大聲泣求宥繼喑無聲蹶然僵矣幸大母苦勸始免一死然已罹隂傷稍勞輒發外史氏曰使小綸常家居雲城或可成善士惜時出經商越三月又買棹西發雲城如釋重負復從無賴游日事賭博每博輒北乃盜母氏枕旁金母亦末如之何惟父歸稍檢父出故態復萌光陰荏苒雲城年十八矣奉父命入某中學初凜凜頗自警惕學亦銳進旋覺校規殊不嚴厲漸懈其時風尙學校多聘專家敎戲劇年終開游藝會芒芒學子演劇以娛來賓雖學業荒蕪亦非所䘏開會前數月則停課專習戲劇以堂堂中華未來之大主人翁而與梨園子弟競殊無謂也雲城夙侶惡少於西皮二簧之學粗知一二引吭高歌亦能入拍綜我平生才如纖綫無一長足矜獨於此道冠全校開會日飾劇中重要角色盛粧曼歌一時樂聲雷動雲城斜矚女賓席內鬢光釵影花香粉膩心爲之蕩座中紅衣者尤豔未幾劇終人散恨不能逐之俱往遐想旣萌學業遂止弗能進會校中擴充學額校舍不敷展布後至者都還宿家中爲通學生雲城羨其出入自由請於母曰校中起居殊不適兒瘦幾許矣阿母愛兒詎忍令兒瘦死母曰母固愛兒雖銀餅平鋪里許亦不願令兒稍不樂遂倩人致函校長請置名通學

生之列且購一自由車爲代步朝夕往返途中遇粲者招乘飛逐其後晚間復偕惡少徜徉市廛評騭仕女殊褻游倦至友家偃臥榻上吸鴉片含雲吐霧初極瀟洒之樂久竟成癮不可一日舍此君而學問益不可問矣一日過鄰家門次見一女郎天然妙目綽約仙姿訝自何來後偵知係鄰家姊丈之戚晚家住虎邱山畔來滬作平原十日之游晚間干母氏議婚其家母曰癡哉既莫審其家世邂逅半面輒作伉儷之想不虞乃父夏楚耶雲城曰母不願兒得佳婦是不愛兒矣言既怏怏歸寢明晨擁衾不起母氏疑病作驚惶失措屢叩所苦雲城張目哆口吶吶曰兒無所苦惟患相思病母不愛兒兒惟有殉情耳母氏大戚淚下如綆答曰母非不愛兒懼汝父耳今且爲兒謀之雲城聞言霍然起母氏乃遣人邀隣家長嫛何氏何氏風姿苗條明眸尤溶溶多情年三十餘猶濃粧如及笄處女其壻年逾知命何氏之下嫁初利其多金足供揮霍長日赴親友家作葉子戲男女雜坐謔笑諠騰座客咸融融有春氣暮夜歸來坐對老翁則無歡容老翁似亦知少艾奢望難饜日呼侶赴酒家覓醉以逃其無情之白眼是日何氏適索然燕居聞邀即至猶挾資備竹戰雲城母便告以雲城意並乞其玉成好事何氏嘿念李家素富碩今日干我作蹇修非奇貨而何因曰彼家姓沈其父名殿臣前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高足現任存古學堂監督且爲蘇州名紳去年年終曾一臨存其家見倉中囤米山積高及屋顚

雖大米行亦望塵莫及實殷實而有清名顧獨吝於嗣息惟有一女以娛晚景老夫婦彌加呵護即蜂蝶亦不許飛近恐驚之也聞將擇壻官家公子儂雖屬葭莩之親自媿貧賤不敢妄作冰人雲臣母知趣便出二十金曰此戔戔者聊爲夫人壯門色此事端賴鼎力幸爲寒舍增光何氏佯辭再之始納嫣然曰未勞先賞人將謂我何雖然儂必竭其棉力以報夫人何氏既去雲城母謂雲臣曰二十金鉅款也慷慨一擲汝尚謂母不汝愛耶雲城喜極格格作鶯鶯笑顧無感謝之詞其意似謂父母爲兒孫牛馬分內事也焉用報謝爲翌晨何氏起絕早豔粧炫服乘滬甯汽車赴蘇車中運美目左右盼側耳以聆讚美之詞顧然竟不得乘客大都係商人方垂首至臆潛計營業之進行或游子倦游歸來闔目默味家人團敘之樂咸無暇他鶩負佳人多多矣吾書今乘其抵蘇前一敘沈氏家庭殿臣係蘇郡名孝廉近受聘爲本城存古學堂經學教習精經史考據之學工詞章顧拙於治生生計乃日蹙其夫人亦大家女通翰墨于歸後轉勞勞理家務常謂婦人以相夫敎子爲天職藁砧既不問家政家業竟如江河之日下儂又何恤此身不勉爲其難夫人間以家務就商殿臣殿臣反斥爲不解事更言者吟哦聲起矣夫人歎曰儂豈樂此瑣事特爲承家之婦責無旁貸耳夫人既出而殿臣默思家計日艱亦頗惱喪旋出鼻烟狂吸不已似欲於戔戔玉壺中覓送窮裕生之道也者未幾紉蘭入矣殿臣一面

女公子而憂心盡釋良以紉蘭本天上安琪兒玉貌仙姿吾見猶憐所謂瓊瑤之鼻秋波之目柔荑之手蝤蠐之頸以及桃靨櫻唇編貝堆烏上天褒善一一賦諸其身以慰老人之桑榆晚景彼老夫婦處境既窘枯肅益無生氣幸紉蘭承歡膝下差足破涕爲笑絕似陽光一臨大地萬物煦煦有春色惟有一事須告讀者紉蘭裙下雙趺非纖纖金蓮老夫婦初非解天足之新學說徒以不忍斲傷愛女故未事束縛足徵天下之眞多情者決不願以不堪加諸其所愛一日方燕居閑談忽報何氏至闔家亟起迎殿臣夫人笑曰何處好風兒竟吹落貴人何氏亦笑曰特來作伐耳紉蘭聞言急避去夫人遽嘆曰女大須嫁願好青年焉肯入贅妗不知我家近乃大難殿臣聞談家事趄趦欲遁蹰躇之形無殊學徒斗遇難題何氏曰苟嗣續得人家業何難立振儂忝屬愛末敢不竭其棉力以爲尊府謀今有鄰家張氏子祖產殊豐腆其父係漢口某洋行之買辦進款更可觀其人現肄業於滬上某大學勤奮好學所撰洋文文章洋教習每嘆弗如國文遑論焉近將畢業已受某洋行之聘月薪數百元得壻如此可無憾焉夫人搖首曰彼氏子富而多才奚願下偶寒舍何氏曰彼家雖富商人門楣不高且昆仲過多亟謀婚世家以襲其蔭澤儂竊計此舉實足兩全故敢冒昧擔任殿臣夫婦宅心中正視世人皆係善類必無詐虞之事深信何氏甘言略不細詰便欣然允諾午後何氏辭去此行挾絕世美人之鴛

牒俱歸洋洋不可一世雲城母子尤稱謝不已明日倩人修函請命於小舲略謂雲城現大佳學業孟晉試輒冠曹今夏將畢業金閶名紳沈君殿臣耳其名欲妻以愛女沈府門望既高不動產尤富惜無亢宗子祇此弱息堅請入贅其家佳運自天外飛來實可爲雲城賀惟婚姻大事禮宜取決老父希示從違俾遵以進退數日後得小舲復書其詞曰雲城學成余責任已盡男兒貴自立婚娶尤切膚之事本人同意可已余處旁觀地位不阻撓亦不慫慂雲城母子得書大喜議遂決實則小舲洞知其夫人過事溺愛得書疑非眞相第以作嫁依人不能賦歸悉視來書殊多微詞按諸吾國舊習慣父母愛子之心流於兒孫孝思甯有子女嫁娶反袖手旁觀者反對之心昭然可見顧雲城母子獨利其旁觀庶不致事事掣肘於是興高彩烈即日文定季禽之聘力求豐厚非如是不足以綦富而堅信未幾婚期已屆雲城赴蘇入贅是日沈氏之堂佳賓雲集女賓竊竊共議新郎才貌咸謂老人酷愛紉蘭擇壻至嚴新郎必貌勝潘岳才壓宋玉一對玉人並立幾疑非復人間彼老夫婦見之將癡笑不能閉其口獨紉蘭乳母曰老婦閱人多矣女子秀麗者每招造物之忌使偶匪人衆遂譁然斥老婦老悖吉日良辰竟作此不祥語乳母嘆曰老婦亦望吾言幸而弗中衆嘿然談緒已開旋紛紛議論某家東牀美如處子某氏子醜如判官衆中有小婦聞人讚美其夫壻則立絳其頰俯首調雛忽聞軍樂聲大

作新郎即至女賓亟下樓去時鄰右同里閧紉蘭偕期共來瞻禮萬頭攢動後至者無立足地小家碧玉斗爲少年所逼白眼橫飛申申詈奇禍之將降其身紉蘭乳母揮其乾癟之手擠越力進立人前突睛而視新郎已下輿登階乳母忽大呼聲哀而厲反身奔去觀禮者亦咄咄大失望漸散外史氏曰雲城手貌當在校演劇時初僅猶人惟盛飾尙足動目其後從惡少游寢食失時貌益瘦創蠱嗜阿芙蓉頹唐不可名狀吾嘗細相其面黑黝頑鈍直欲與戰艦之鐵甲競厚舉止尤猥瑣無儒氣如此齷齪鬼竟儼安琪兒見者盡惋歎不歡嘉禮遂草草告竣殿臣夫婦退憩內室忽見紉蘭乳母入室淚簌簌濕衣袖嗚咽曰老婦歸矣老婦撫女公子愛如己出今日聞女公子結婚忻然而來頃觀新郎貌不揚神宇尤穢濁敢決其非大器女公子終身已矣老婦不忍再來省視謹與老主人決別言已大哭顧自知不祥急奔出殿臣默然負手繞行半晌長嘆曰彼氏子顢頇焉足乘龍苟頷下鬑鬑老貌直可與老夫伯仲嗟乎三姑六婆乃淫盜之門朱柏盧先生洵不我欺獨恨汝誤信何氏甘言竟斷送吾女夫人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敗絮其外者安知不金玉其中我但願其爲克家之令子不求其爲翩翩美少年殿臣曰佻㒓若是尙望其德厚才高耶言既悵悵出室周旋親友衆賓見主人不歡豪興大殺遂共議調侃新郎幸雲城老成顏厚而辭利戲詞莫能勝衆賓益無可取樂紛紛辭去鵲橋轉安渡弗

受攖而紉蘭畢生悲劇亦於此時開幕嘉禮後數日殿臣端坐書房內召雲城至岸然曰汝既入贅應守吾家法度吾沈氏數代書香無不第之男不文之女汝於國文容未登峯造極燕爾多暇宜力事研究今出二題以試汝才限上午繳卷因出一紙上書二題一爲皎皎白駒義一爲春秋多佳日賦以題爲韻雲城從容曰方今朝庭尙策論制義詩賦已成過去時代之物余實不諳殿臣不懌曰此義係經義之義非制義之義汝不知經義爲何物諒非策論高手不如試作說言次取紙書爲善最樂讀書便佳說限一個小時完卷書畢授雲城出戶反扃去雲城索然獨坐嘿念老學究果名不虛傳題雖若是恐校中教師見之且將辟易至說題尙易對付惜余離校久現成句遺忘殆盡難成愜意之作不得已執筆枯思頻頻搔首成三十餘字忽聞呀然一聲殿臣夫婦相繼入室殿臣曰完卷未遂奪文稿見僅數十字又不馴雅冷然曰不圖敗絮其外者竟糞土其中雲城知嘲己酡顏辯曰余固言國文不精余肄業於洋學堂但嫻洋文殿臣怫然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汝忽國文而習洋文尙洋洋自誇耶雲城曰洋文乃近代經世之學余以洋學堂之輝煌文憑示人可立得優職余豈願爲兀兀窮年之老學究哉殿臣怒曰鈍根若是即攻洋文未必能了了雲城獰笑曰不信盡可面試殿臣顧其夫人曰今日尙不信受欺耶夫人殊不直其急切答曰彼肄業於洋學堂或……雲城間言曰受欺

之甚當莫余嚐人謂余入繼大業甯意竟代人擔憂方紛呶間忽報王明經來訪殿臣亟出迓客雲城乘間遁歸洞房紉蘭前迓曰郎何事有不豫色雲城一面紉蘭怒氣盡失答曰令尊太不解事責余不文余十年致力於洋文差可自負惜彼不諳耳紉蘭曰老父期郎奢不覺責郎過切願郎弗介介雲城曰壻卿大不易余安肯以細故而灰心紉蘭聞言大樂笑不能支仆雲城臂間外史氏曰紉蘭者一天眞燦爛之好女子也深居璇闈所接觸者皆曲承己意力事咻噢之人初不審世路崎嶇家道艱難新嫁娘終日嬉笑甘言雋語蒙其志益不知世間有憂患事矣雲城居沈氏家殊不適乃請於殿臣夫婦偕紉蘭歸省大母適小舲久游思歸省亦買棹東返家人聚首復見新婦絕色咸融融有喜色小舲頗注意雲城學問一日命讀英文讀本四集竟不能琅琅上口誦古文不能釋其義字法亦劣弱如童子歎曰汝母誤汝汝今誤汝婦其速發憤攻苦毋貽後悔雲城唯唯然雲城已娶小舲不便日以訓言相聒聒大母及母氏又素溺愛雲城居十餘日無歸意小舲不得已詔曰汝既爲沈氏子禮宜晨夕定省不應戀戀此地明日余率汝等返蘇翌日抵蘇殿臣與小舲相見甚歡小舲曰余雖商人顧鯁介不尙虛詐正直之氣與士人相脗合豚兒雲城未嘗學問蒙親翁不棄寒微納爲螟蛉敢乞痛加教誨以期成立殿臣曰渠國文誠不隹據其自云洋文頗精諒不至謀生乏術小舲勃然顧雲城曰狗、我

景教教徒以說誑爲大罪聖馬利亞乎汝竟敢欺罔長上眞無恥之尤者理應痛責雲城素懾於嚴威乍聆嚴訓身戰股并殿臣轉不忍其觳觫挽之曰汝其知悔矣汝既不長洋文不如隨我老學究研究國文蘇老泉年廿七始發憤讀書汝年僅廿五努力孟晋未爲晚也午後小舲辭去厥後殿臣遂日課雲城顧野性難馴每伺殿臣赴存古學堂上課潛出覓燕子窠吸阿芙蓉或徜徉元妙觀前見少艾獨行笑逐其後百計作諧語以博其回首一笑間偕諸癮君子過酒家狂飲或事賭博如是數月一日過閶門驢夫家見其女豔絕涎之爰屢往賃驢後暱驢夫他出潛往求歡其母利多金竟允之暇遂屢赴其家一日驢夫斗歸見之大怒痛毆之復執之訴殿臣殿臣適因存古學堂停辦教員解職懊惱萬狀見狀怒數其過雲城始慚恧無地繼勃然曰誰願忍辱居是間呶呶何爲殿臣大憤曰去休男兒貴自强吾家固貧汝又無所事事不將更貧耶翁壻既決裂勢難久留明日雲城遂束裝返滬時小舲以親老不克久遊他鄉返滬後於某公司內謀得繙譯一席雲城既朝父佯稱沈氏生計大難兒不忍坐食欲謀事以贍家小舲既憐其窮困後念父子之情力薦往烟台分公司爲書記事簡薪微若能勝任惟怠惰成習公暇輒彳亍街頭飽餐麗人秀色及燈炧歸來百無聊賴則一榻横陳與芙蓉城主拚命顧禁烟期內土價絕貴稍吸又難已癮幸雲城能獨出心裁吸烟後立飲濃茶不任縷縷白煙奪

口而出故烟力毫無狼藉而烟容亦深入朱顏脫與當年演劇時之翩翩美貌相較當有人鬼殊途之嘆居數月漸與同寅狎多情之同寅遂導之赴日本妓館食鷄素燒既至其地主事者出應客無何上熟鷄一大盎客有紅友癖者命進太陽啤酒於是羣妓雜進侑觴老幼美醜俱備或撥弦而歌或張裙而舞淫態不堪屬目客有所悅立能眞個銷魂是夕雲城竟留髡焉事後人或詢其樂趣答曰言語不通情愫未達終宵惟相對癡笑而已外史氏曰雲城至芝罘後舉動足資談助者甚富其書雅不願曲繪其傖狀良以讀小說者每喜於儻蕩踰閑之事着意而於沈痛懲警之文輕輕翻過殊負作者苦心雲城東居三載三年前如花似玉之意中人久已置諸腦後音訊鮮通罔論贍家之銀惟荒淫奢逸是務起居既失常度神筋日形薄弱昂昂七尺之軀卒爲七情之奴隸孱體益斲傷距人道益遠矣一夕獨臥房內忽發痰決之疾齒怒嚙舌舌盡碎奮指爪攫衣衾擲窗外忽砰然仆地上手足盡傷齒牙動落不良於行動飲食者數日豪興大殺他日散步水步見友人擕眷南歸融融喜形於色不覺喟然曰吾亦有家何必悵悵此地歸遂力向經理辭職翌日束裝返里見父母泣曰兒無賴潦倒若是今願痛改前非力圖上進求阿父一展援手小給訝曰消瘦若是令人見之生怖今汝自知懺悔天父必能寬宥聞汝有雅片癖宜先戒之然後奮志學問收補牢之效雲城敬謹受命痛絕阿芙蓉乾乾誦

習奈元氣已傷不耐勞苦未幾得咳病猶强起勤學疾乃益劇大母母氏僉勸稍吸鴉片雲城辭曰兒欲謀將來無窮之幸福暫時之痛苦非所䘏也然卒不起彌留之日家人聚床前雲城執其弟手曰余命已迫於燃眉願一傾臟肺使弟引爲殷鑑知所警惕余初入學校時聞人論愛情余初不知情之眞詮但覺一見好女子愛慕之心油然而起愛之甚輒作伉儷之想余妻前來游滬瀆余見之於鄰右全身愛情竟悉傾注其身不問才貌是否相當余力能否娶妻彼人是否愛余但必欲得之哀求阿母以金啗何氏作伐一意妄爲自以爲苟得歡成伉儷雖冐說謊之大眚亦非所惜厥後岳父察知余不才頗多誨詞余亦厭舊思新作種種踰閑之舉試問余苟多情決不忍求一己之快樂置余妻之痛苦於不顧余妻既嘆遇人不淑余又不知勤奮以副其厚望卒致潦到而死余妻復爲寡鵠抱終身無涯之戚皆余一念之差余不解情詮鹵莽裂滅禍已禍人直情界之蠹耳阿父年出巨欵命余求學余不知仰體厚德辜恩綦重余今知悔阿父當亦破涕爲笑古人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余應死久矣小鈴聞言心大動趨跽屋隅垂首瞑目禱曰聖馬利亞吾兒知悔願其永居天父之側禱時淚簌簌下太夫人亦望空喃喃血禱第不知其所禱者係聖父聖母聖子抑係救苦救難之觀世音小鈴夫人則倉皇指揮藏獲輩覓烟具購人參外史氏曰哀莫大於心死小鈴夫人囊以金錢賊雲城之心使身爲天

囚生趣盡喪轉欲於其彌留之際更以萬惡之金錢延其殘喘寧可得哉吾書既迄此佳公子西去當迴叙紉蘭城城疾革紉蘭始得電倉皇乘汽車至然已不及訣別厥後遂飽嘗孤零況味吾書亦不忍奮述以賺讀者諸君眼淚惟聞家境日難一老見紉蘭慘狀每互相責怨而已

◉富翁娶眞老婆

蘇垣有一種地痞專以販賣婦女爲生蘇諺謂之水販媒人鄉里富翁欲量珠以聘簉室者非經其手不可然若輩神通廣大狡計而出一或不愼往往有掉包之事邑有某君者富室也中年無子因親戚之勸挾貲詣蘇垣思擇小家碧玉而娶之遍托水販媒人歷相數十家迄無當意者一日水販媒人忽來告曰君運甚佳今日乃獲一麗姝其家累代讀書祖若父係均甲榜頃因父死已久家道中落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君如有意不妨前往物色之某君聞言大喜立即整其衣冠隨之以行瀕行水販媒人附耳告曰君隨我往萬不可出一言其家因顏面收關非常秘密我等亦不宜稍露痕跡也某君頷之迤邐至一小巷中遙見一家門首一女子盈盈而立水販媒人拍掌笑曰今日可謂天緣巧合矣即低聲謂某君曰某所謂麗姝者即此女也君以爲何如某君乃故媛其步徐徐焉行過其前果覺艷麗無及裙下雙鈎復不盈一握某君狂喜即託水販媒人論價一再往返始議定以千金爲聘禮三百金爲花粉費而介紹人之酬

勞金猶不在內也事既成某君乃艤舟於山塘以待久久不至及黃昏人靜始有人在暗中呼曰某先生姨太太至矣某君出視見有肩輿一乘停於岸上自輿中扶出麗人一送至舟中其人即狂奔而去某君就燈下視之則一四五十歲之鳩盤荼也不覺失聲驚駭急遣人覓水販媒人則已不知何往某君無奈更以二百金遣老婦去事後爲人道及唯連呼貧貧而已

◉蟻媒無惡不作

小老四者著名蟻媒也嘗謂人曰余爲此不正當之營業數十年從未有一度失敗唯於某年某月因逼醮某寡婦事曾被捉將官裡去判處監禁遇赦得釋有詢其如何逼醮者小老四乃滔滔言曰某寡婦者年二十許先嫁一商人子成婚未久夫以暴疾死某寡婦哭之慟立志守節其姑欲令再嫁百方誘說婦卒不爲動其姑患之密令人就商於我我以此婦頗有姿色事成可獲厚利遂以鉅金賄鄰婦遊說不爲動又造種種蜚語以汚蟻名譽屹然不動如故我以此婦心堅如石除用强硬手段外別無他策遂與其姑商妥以二百金賣於某少年爲妻而婦不知也布置就緒其姑謂婦曰今日係爾夫死後百日爾何不往墳上祭奠一番以展哀思婦信之手攜冥鏹孑身前往時則我已率同地痞數十伏於墳之左右更以小舟泊近處俟其至突起而擒之婦驚而狂呼則鄉野之間杳無人跡遂由我等納入船底送往某少年家內閣者

須知天下婦女之心無不可變化之理某寡婦雖心堅如石一見某少年人物俊俏風度翩翩遂亦忘其故夫矣

◉預借父故債

童某者蘇垣鉅富也曾任某省海關道積貲數十萬歸田以後從事商業設典肆十餘所膝下有子二皆不肖專與下流無賴爲伍童某年七十忽以暴疾死死後未百日家產揮斥淨盡典肆亦爲他人所有有知其事者喟然歎曰父故債之害人也如是夫

先是童某在日一錢如命而其子則嫖賭吃喝視金錢如糞土顧以財產權不在手不能任意揮霍恆鬱鬱不樂無賴見其如此乃乘機進言曰大少爺何爲時時憂形於色得無爲金錢問題乎其子點首曰然老賊不死我輩終無出頭之日奈何奈何無賴笑曰大少爺家貲百萬人誰不信何必定向家內索錢其子歎曰如子言除非借債然老賊不死人誰肯借無賴吃吃笑曰大少爺眞愚矣老大人不死豈不能借父故債乎其子驚問曰何名父故債儞試爲我言之無賴曰父故債者天下至便宜之事只須有抵當之家產十萬百萬無不可借父在一毛不拔至父故以後本利始一併歸趙大少爺如有意者某當介紹一債主以大少爺之家產甯有不允之理其子聞言狂喜立命無賴呼債主至訂借二十萬按月三分起息利上加利越數年童

某死而家產遂爲他人有矣

◉流氓毒（一）

小茶肆中有五六人圍坐啜茗或蹺其足或挺其胸或口啣紙烟恣意狂吸人人皆短衣窄袖狀貌獰惡有間忽有一人拍案言曰小甯波殊可惡前日三菱碼頭上大批條子出口彼乃絕不通一信獨自享用聞私費有二百多塊未知確否此人毫無義氣要他何用一人自座上躍起曰不言小寧波則已一言此人令人怒髮冲冠兄弟拆梢一買土鄉人若非小寧波放龍何至爲麻皮金生所知兄弟亦何至坐三月西牢此人不除必爲我輩之害一人曰不必多言請他一粒熱蓮心一人曰熱蓮心犯人命不如弄他不死不活一人曰挑斷他足脛一人搖手曰不好不好不如掐去他照子（江湖切口謂眼爲照子）彼於每夕十二點鐘後必至西門外姘婦處我等俟於荒僻之所以一人撳其足一人執其手一人掩其口一人以二三寸長之竹筒納入眼眶中舉掌一拍眼珠即脫然而出既不費力又不傷命而彼則不死不活一生受苦不盡矣各位以爲何如衆皆拍手贊成越數日道路宣傳謂小甯波之雙目已被人挖去兇手爲誰迄不得其主名

◉流氓毒（二）

鄉人某初至上海手挾紙，製雨傘一獨行踽踽逢人輒問城隍廟在何處至小東門外背後忽來一人睨視雨傘柄久之即拍其肩曰張少甫兄何日至滬鄉人回顧則係從未謀面者其人笑曰少甫兄竟忘却我乎爾於三年前貧困時曾貸我二百金今日得意乃反眼若不相識甯非笑話鄉人聞語亟辯曰我與汝從未一遇何嘗貸汝錢其人怒曰若不貸我錢何由知汝姓甚名誰毋多言今日須還我錢來二人正譁辯時即有無數短衣者一擁而至其人源源本本歷舉借錢事以告衆聞之咸不直鄉人謂其有意圖賴鄉人不服遂被此無數人簇擁至小茶肆中褫其衣攫其身藏之銀錢一鬨而散鄉人大哭一老者指其傘柄而笑曰此爾自招之尤哭亦無益爾之傘柄上非鐫有「張少甫記」四字乎否則彼何由知之鄉人乃悟

◉清客絕技

社會上有一種無業游民不事生產專依附富貴蘇諺謂之篾片文言之則曰清客吾邑有陳不者篾片中之巨擘也平日不作一事而起居寬裕服用奢華爲清客數十年積貲至十餘萬臨死呼其子至床前而告之曰我將死矣死後別無他囑唯生平有不傳之秘訣不可不爲爾一言爾其識之吾以清客起家人所共悉然爲淸客者須具有十種絕技缺一不可一曰一筆書畫此事最不易然不善書畫不能爲上等清客二曰兩局棋子圍棋象棋雖不精通亦須略

識門徑三曰三脚毛兒能文而不能武如遇大老爺使鎗弄棒便將窮於應付故於技擊之學不可不略知一二四曰四季衣服此清客之外表也綾羅紗葛不可不各備一二襲五曰五斤陳酒主人喜飲清客奈何不飲故酒量亦不可少六曰六國響蛋愛皮西提雖不識至少須諳洋涇濱話數十句七曰七言詩句如遇風雅主人可胡謅幾句八曰八分雅片主人喜吞雲吐霧爲清客者不可不於冷籠清膏特別研究九曰九歸算法此事似無甚緊要實則不然如遇大少爺當家賣土地非算法精通不能從中取利十曰十分忍耐此則爲清客者之根本問題吾所以無投不利者專得力於忍耐二字凡爲大少爺者往往喜怒無常我須事事依從萬不可稍拂其意駡我則受之辱我亦受之勿因一言一事之不合即形之於色我所以傳汝衣不者盡於此矣汝其牢記勿忘言訖而歿

◉老手偸鷄

小阿金者家鷄賊也能以一身藏鷄十餘尾不鳴亦不死亦無絲毫破綻常以此驕其同夥同夥咸不信謂子不過善於偸摸而已安得有此絕技小阿金笑曰子如不信盡隨我往其同夥曰諾於是小阿金乃肩其布袋肘其破籃手二三尺之竹竿一僞作乞丐狀彳亍向鄉間行去其同夥則相距數十武以隨之鄉人固無不豢雞者小阿金每至一村落見有尾翛翛而音嘐

嘐者輒口中吐一物出似米非米呼曰粥……粥……粥羣雞見之趨而爭食小阿金一一攫之懷中如捉鼈於甕無弗獲者如是者再小阿金顧謂同夥曰雞已足矣可以歸矣於是遂歸

既歸小阿金乃將所竊之雞一一取出胸前二袴下四兩腋得其四兩腰得其二兩袖得其四布袋中得其五數之共十有九尾小阿金笑問同夥曰何如同夥齊聲答曰佩服佩服

◉假老虎

江浙兩省向無虎患一日吳興縣之西北鄉忽喧傳來一猛虎伏於山坳之內眼似銅鈴尾若鋼鞭黃毛茸茸然長至四五寸遇有客商過其下輒自山坳中跳躍而出啣其行囊以去風聲旣播行人絕跡而虎亦不見越數日復出現於他處一叢林內其啣物而不噬人如故鄉人某獵戶也夙以胆力著聞之躍然起曰是必有異甯有虎而不噬人者遂扮作客商狀袖白郎林手槍一支肩荷行囊彳亍而往於時夕陽將下暮色蒼然四顧茫茫杳無人跡將至叢林之外某鄉人以右手執槍左肩負囊故緩其步徐徐焉摩叢林以過行將盡忽聞一聲狂吼一斑斕猛虎自背後直撲而來某鄉人委其行囊虎即啣之以去行不數十步某鄉人喝曰狂奴且緩行照手槍語畢向空連擊數響虎即迴其身直撲於某鄉人前屈兩足跪地作人語哀懇曰爺爺饒命某鄉人仰天狂笑曰果不出我所料爾是何人爲何作此勾當速以實告虎乃自言某

姓王名阿三窮無聊賴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以後當痛改前轍決不復爲此剪徑事業言畢即除其所披之假虎衣向某鄉人一再叩頭某鄉人乃以手槍指之曰今日姑饒爾命後勿復爾於是虎患始絕

◉穩婆之黑幕一

顧某江蘇震澤縣人也豪於貲睥睨一鄉人咸畏之如虎然年逾花甲白髮童顏精神矍鑠至民國五年四月間乃大病同里有惡醫張姓者診之曰非得人生果不活人生果者胎兒也顧以重金私托鄰居穩婆不知穩婆善操斯業得此護身符而胆益大凡貧苦人家邀其接生待嬰兒出胎時輒扼其喉而殺之且紿之曰兒已早死腹中非我老手幷產母不能保此尸我將攜去埋之花根之下後之產兒必健且長也主人者往往拜謝之一夕正攜尸歸洗於屋後污池中池在幽僻之地行人稀少忽一好事者偶經其地聞水聲淙淙疑有異以燈燭之見穩婆方以刀剖小兒腹大駭奪得之以爲證明晨鳴於官捕穩婆一鞫而服旋因顧某行賄運動事竟寢

◉穩婆黑幕二

吳興鄉有穩婆金姓者善墮胎術家貲頗厚合族操斯業人呼爲金老太而不名鄉爲著名富

區而富室之處女孀婦有私者輒以交結金穩婆爲得計金吏以深閨爲財窟一中其術任其播弄初不爲之下藥引誘一班紈袴恶少狂摘浪採僞說妓之不得孕因朝張暮李陰陽不調精血不得凝結耳既誤於前不得不愼於後然閨女雖一時失足烏知買淫生涯以致易爲朦蔽即有不洽於心唯恐張揚於外聲敗名裂祇得忍受而已金則以此漁利見有腹便便者則更詐取厚利以輕其身云

◉校長多情師生成夫婦

侯寶生者本無錫窶人子也甲午中日戰後負笈東渡遊學費用不足常代人謄錄以濟日用年餘返國得充某學校敎員又創設理化學會及竟志女學等名譽日隆漸得入學務處又兼充縣視學員宣統年間得升省視學員職名利既獲淫慾心生以乏嗣爲由納妾某氏不一年爲狡者所誘而捲逃侯以有礙盛名未敢張揚會辛亥光復侯以留學生資格仍得省視學員職漸與其妻妹通珠胎暗結侯恐爲人所覺而妻又素凶悍遂以送妹東渡遊學爲名雙宿雙飛乃享無窮之豔福及產後侯挈私生兒返詭云東渡見此兒聰慧因乞以爲己子者去年更夤緣得蘇州蠶業學校校長職到校後將原有敎員辭去大半易以私人委某女士爲舍監某女士者競志畢業生也已訂婚某氏子徒以畢業後追隨杖履有年遂由師生情誼而權行夫

婦之事去年冬女士以夫家迎娶有日而侯時適在錫因函侯謀對付侯恐事若張揚必將廿餘年來盛名付諸流水不得已乃忍情割愛賦詩三章以贈別

昨宵握手苦言別痛徹心肝涕泗堆記取臨時有一語女兒何必有家來（其一）

九折迴腸十二時夜深癡語更凄其曉來驚醒南柯後萬種情懷觸我思（其二）

苦思冥想無方法賸得聲聲喚奈何最是不堪斷腸處一聲低喚好哥哥（其三）

不圖腦經昏亂之餘郵票因未黏足校役持歸爲某教員察破將原信加封寄時報館事遂敗露無如侯在學界根深蒂固學界報界非其故舊即屬學生緣是事破露已將匝月未聞學界籌有對付之方報界亦因此未敢宣布侯因得暇現正竭力彌補云

◉小學教員黑幕之一

小學教員流品最雜魯魚不辨亥豕貽譏往往不一而足吾姑弗深論亦有一二頗負時譽人以良教師稱之而彼亦居之不疑岸然以良教師自命者然叩其內容則又以謬不然揭之於篇所以警作僞也

蘇城某小學教員者今之所謂良教師也視學員之報告必曰某校最良參觀員之傳說亦必曰某校最佳於是良教師三字不脛而走而生徒之肄業其中者由數十人而增至二百人

徵收之學費固某教員一人之權利也余有幼弟因慕良教師之名亦北面而修弟子之禮春季入校至夏假共讀初等新國文第五冊一本余試考察其功課則除第十一課「地球」及第三十九課「孔子」外餘均茫無所知叩其故則曰先生祇教此二課其餘則俱付闕如也問何以祇教此二課則曰先生因校中時有視學員參觀員前來必須講解如流問答不誤學校之名譽乃佳故一冊教科書祇須預備兩課也問預備之法如何則曰開學之第一星期先生即將此兩課書講解一遍訓之曰此兩課書爾等必人人熟習之不特講讀不能少誤即問答之法亦不可忽略吾作何問爾等即作何答慎之慎之其他諸課可不必讀不必講也第一星期以後先生上課即不復講解生徒喧鬧言笑一切聽之且時時語生徒曰此時爾等儘可自由若有視學員及參觀員來爾等宜立時端坐無譁如違吾訓則平日上課亦將禁止爾等之自由言笑矣生徒貪平日之自由言笑故視學員及參觀員來莫不立守先生之訓先生屆時又有暗號關照如講第十一課「地球」則先說一地字生徒聞之立將第十九課翻出視學員參觀員足甫入室先生已提足精神滔滔演講且講且作啓悟式之問答先生有所問生徒必有所答一堂肅靜秩序井然視學員及參觀員類無不滿意而去既去之後則先生磕睡於講壇生徒喧鬧於教室矣余聞幼弟言初未之信繼詢之同校生徒則固確而有徵越數日視學員

視察評論發表其詞曰「某教員上國文課講第十一課地球態度安詳音義明晰所發諸問有條不紊生徒傾耳靜聽絕無倦容成績如是眞良教師也」嗚呼良教師之成績如是害人不淺矣

◉小學教員黑幕之二

洞庭山之東有第二國民小學校一所學生寥寥可數教習則時時在小茶肆中作葉子戲而年終考核成績輒爲全縣冠開支至四五百金人咸竊竊然疑之一日有急足自城中至投一函而去函中略謂縣視學某公將於某日下鄉考查學務務請預先佈置免被詰責此係飯碗問題足下不可不特別留意也

◉女學生之黑幕

女學界之笑史無奇不有然可一言括之曰風流放誕而已不料天下事愈出愈奇竟有男扮女裝混入校中一學期而人不知鬼不覺者是眞匪夷所思矣滬上有某女學者諱其名開辦有年成績良好管理亦甚嚴因是人皆嘖嘖稱之某年春登報招考插班生報名者紛至校長按定額錄取中有一卷姓黃名麗貞不特文字佳甚書法亦娟秀異常校長激賞之拔置第一插入甲班之內甲班者大抵皆十七八歲之年長女生也開學日黃生獨自一人負笈而去頭

梳長辮足登革靴身材婀娜盈盈一破瓜年紀之好女兒校長畧詢數語即命與甲班學生同宿舍校中固有學生五六十而甲班生則不過十餘計佔臥室三間每間住五六人黃生入校後頗勤於學而與同舍某女生尤親密坐則同坐臥則同臥頗有形影不離之態如是者半載同學中絕無疑及之者暑假日黃生與某女生同向校長告別而去越十餘日校長忽接某女生父母信謂暑假已久吾女何以尚未歸家校長大駭四出探聽杳無縱影疑入於匪徒之手正惶惑間又自漢口遞來一函拆而視之詞曰

校長先生大鑒生於暑假後即隨黃君麗眞同往漢口在佛照樓旅館中舉行正式結婚禮請轉告家中父母一俟度過蜜月當歸家拜見雙親世界文明男女皆有自由之權想先生決不見責也

校長得信大驚始悟黃君麗眞與黃生麗貞實即一人男扮女裝混入校中半年而不及覺恐於名譽有損竭力彌縫始得無事

◉私塾之黑幕

科舉廢學堂興私塾亦隨以消滅然窮鄉僻壤間尚有一二冬烘先生設帳授徒詩云子曰之聲不絕於耳此其人大抵皆年老龍鍾舍此別無他業或窮無聊賴之輩畧識之無即於三家

村中聚頑童十餘名。靦然作猢猻王。其目的專在騙飯誤人子弟。與否不計也。一日余因事至鄉間。忽聞茅屋之中。書聲咿啞。竊思此間何來小學校。乃潛行至窗外伏而窺之。則見室暗如鬼窟。中列破桌三四。童子六七人。據桌坐。面前各攤書一冊。一四十餘歲之男子。頭戴破瓜帽。目架玳瑁鏡。居中高坐。一望而知爲頭腦冬烘者。少頃男子忽以掌拍案。高聲喚曰。阿三背書。即有一五六歲之鼻涕童子。捧書呈於先生之前。廻其身。吶吶然不能出口。半晌始徐徐背誦曰。雲騰致雨。露結爲霜。劍號巨闕。二字聲未絕。男子突以戒尺猛擊其頭。厲聲問曰。此乃闕字。誰敎爾缺字。童子咽淚答曰。此係昨夜吾父所教者。男子聞語。勃然大怒。以戒尺連擊其顱若寺僧之敲木魚。且擊且言曰。提起爾父。令人憤憤。爾父許我公鷄一尾。學金五百文。何以還不送來。豈欲圖賴耶。童子手捧其顱。一再哀求。男子又以戒尺指而言曰。爾歸稟告爾父。如欲圖賴。決不干休。定行稟請知事老爺。飭差拘辦。須知先生非好惹也。余觀至此。幾欲失聲笑。因有他事。即離之而去。然私塾之黑暗。已窺見一斑矣。

◉女學生願作屠夫婦

天下之事。每多出人意外。設非親眼目睹。無不疑爲向壁虛造。距吾鄉五里某鎭。有女學生某。父早亡。年少貌美。在高等小學畢業後。即往南京某女校肄業。見者無不嘖嘖稱羨。以爲有貌

有學若個女郎不知何位有福郎君始得消此艷福乃吾今夏返里則此有貌有學之女郎已嫁作屠夫婦矣顧該屠夫貌既不揚年又長女十餘歲蓋一三十餘歲之莽男子不知該生何所取而嫁之也聞人云該屠夫家已有妻後與生母有染繼及其女至是遂將妻賣去而正式娶該生云此誠聞所未聞之怪事也

◉教員串騙之黑幕

去秋滬北創設猪純學校遍貼招生廣告學費免收膳宿費低廉教授科目完備余鄰陳氏子椿蔭早彫慈母冀其成立命入是校修業住宿其中有教務長徐□年約三旬身短面瘦穿西服操官話自稱法政畢業生曾任某省法官任及□軍長秘書無論對友朋遇生徒必以此大吹其法螺既任教務長職詰試各生之心理因陳生言行忠實長者極力獎譽異常親熱陳生以爲先生之愛己也亦傾心事之一日例假徐邀陳游新世界款以酒食持杯對酌陳述其舊時歷史并出示□督招賢之手書聲稱今日擔任教職暫時棲身之計陳生年少識淺不知其詐殷然進言曰先生有如此機會何不舍學而就政徐始謂苦乏川資如能設法百金俾早首途則一至□軍長處原有優差立可歸趙同事中非不可挪移恐謀事人多難於應受賢契倘能籌措周急余當推薦於軍長前將來共同辦事是所深願陳生聆其甘言慨然應允囊中不

足又盜其母之儲蓄以貸之徐以欺騙之目的已達得寸思尺復託陳生向某肆代辦西裝新衣一套計價六十餘元陳亦從之豈知徐挾金錢穿華服攜松江唐姓之女游覽蘇杭旬餘返申寓四馬路辛鳴旅社劇場菜館任情揮霍又旬餘床頭金盡又思及陳生時有戚髭嘴者亦是校教員也一日邀陳至密室告以徐至口軍長處仍任秘書之職茲因與松江唐女士結婚便道留申不忘前日周旋之義請至寓一叙陳生欣然偕戚仝往並謁見師母蒙留晚餐殷懃如家人然既而徐謂陳曰余將附任所攜眷頗不便是以賃一椽於某某里但購置什物器具一時力有不逮懇賢弟爲我設法或租賃或賒取均聽裁度陳受命後爲之租借紅木器具自房中及客室均完全無缺徐某僞稱某日起程時已屆冬令又囑陳生代辦皮衣數襲價值百金以外同時是校庶務員周蒸薰僞稱隨徐仝赴李軍長處任會計之職亦懇陳生籌畫川資陳已力竭不得已典春夏衣服於質庫湊合三十元予之共約一月內即行匯還詎屆期消息全無陳生乃赴某某里訪其師母某則桃花依舊人面已非始知受騙訴諸校長吳抱一校長謂彼二人早經辭退與校中無涉陳生外受債主之逼內受慈母之責屢圖自盡經親戚勸譬始止嗚呼學界中有如此無賴敎職人物入學子弟幸注意焉

◉星期六女學生之請假

上海某女校管理極嚴凡學生有事請假須有家長之書信方可有韓生者爲此校之高級生也貌既姣秀才又出衆於英文尤擅長性沈默生平寡言笑或與之戲不惱而避以是校中人無不重之世居紹興父曰仰寶爲滬上某工廠之經理所得頗豐且有恒產又不事揮霍故家計殊綽綽也愛女若掌上珠女有所求無不立諾女在校求學頗勤懇惟每星期六日必有家長之請假書察其書中情詞非云祖母勞念即言家有要事習以爲常校長亦不之究且深信女爲家長所鍾愛也女雖時常請假而一屆銷假之期未嘗有遲到扣分之舉蓋女請假之期至短無妨功課每當星期六下午二三時出校至星期一上午八時已在校矣

某日之夜爲星期六滬北某游戲場二層樓上一女郎華服麗舄脂香四射余過見之奇其舉動止步窺其究竟女郎之旁乃一西裝之少年貌尙不惡惟舉動殊輕佻時方緊握女手喋喋作不規則之英語曰　Go he ask you about that　既改華語曰君其留意忽又作英語曰 Don't mind……you may take care (意即君其當心可勿憂)時女座後忽來二粲者低聲呼女曰露蘭姊若亦在是乎然則來此何時矣女回視之急脫少年手嬌聲曰二姊驟然呼人嚇殺儂矣言時紅暈二頰手足微顫既莞爾曰儂與阿兄來此已多時尙未夜飯二姊亦未食否二女微窺少年面即曰否我輩已飯矣其一又曰家母在樓上候我我當速返言時與女作

別禮二女既去女與少年亦下樓余始恍然知女與少年兄弟也但察其舉止實不類尾之及影戲場門首忽聞少年又作低聲之英語曰 Which hotal do you like best （意即君以何家旅館爲佳）時余益疑以爲女與少年必爲齷齪社會中之人物耳故不更偵其若何舉動矣越三日余以事赴某女校至則無意中見一素裝淡服之女郎披書步讀於草塲狀至冰然未幾忽聞鈴聲噹噹女郎拾級進課堂余諦視之大驚蓋即前日在某游戲塲二層樓所見之麗服女郎也後余以此女之容貌叩諸友人知即校中時常請假出外之韓生云

◉冒富翁騙無窮

天下有滑頭之窮漢決無滑頭之富翁獨上海則不然能以三四萬家貲擴充至二三十萬局面建市房設經租處開設大莊號聲勢煊赫一若眞有鉅大產業者此種人目的專在騙取存款款既到手人即一溜而逃雖控訴官廳宣告破產亦復無益蓋其產業早已抵押淨盡也如吾友某君所述之丁某即滑頭富翁之一爰揭其黑幕以爲吾國一般人告

丁某者甯波人也世業海味其父以赤手致富積貲三四萬丁某襲父遺產雖不克與甬上諸鉅富比較然亦豐衣足食堪以小康稱矣顧丁某猶不自慊恒思設一鉅大莊號以倒騙鉅欵特慮聲望未著社會上無人信用乃思得一法先以家貲三四萬於福州路熱鬧之處購地建

屋屋成門面上即招貼某某經租賬房旋即秘密抵押於外國銀行得款二萬餘而他人不知也於是東借西貸湊足原數復於熱鬧之處購地建屋屋成復秘密抵押於外國銀行得款復購地復建屋復抵押如是者數四居然有市房無數而信用亦漸著某遂於南市裏馬路創設一匯劃莊號貲本號稱十萬局面宏大匯兌靈捷同業中調查其家產果有市房數百幢貴重地皮數十畝赫然一滬上鉅富於是存款絡繹而至同業各莊號咸樂與之往來丁某乃藉詞做出口絲茶漸漸將現金匯往東瀛寄存於正金銀行總計約有五六十萬其妻子則先期他去年關將屆丁某忽不見越二日莊號突然倒閉夥友亦不知何往各存戶及各莊號聞信咸大驚亟遣偵騎覓之杳如黃鶴欲拍賣其產業早已抵押於外國銀行始悉墮其彀中然已無及唯有徒呼荷荷而已

◉銀樓之黑幕一

近年來中國某大商埠之市場屢現層樓疊閣規模宏闊之大商店每屆新屋落成開市之日全埠震驚一般紅閨淑女青樓名姝莫不恐後爭先趨之若鶩者厥惟銀樓為首屈一指新張一二日中營業數目恆處數十萬金以上其所費數萬金錢數月經營之巍巍大廈即於此數日中輕輕取得代價利息之厚可想而知或謂銀樓利息既若是之優則某埠銀樓勢必紛至

沓來接踵蠭起而何以僅見此數家老店蓬蓬勃勃日益發達未見有何新立牌號以與之抗衡者則又何故是則個中歷史又不得不爲諸君告者先是某埠因某幫風潮外人欲以武力控制正苦不能進口其時適有海盜十四人、願作鄉導引以入口風潮乃平方其入口之際十四人中喪去其五解存九盜外人以其有殊勛也特予優渥利權得在某界各設銀樓專以低金充作實金并互訂規約此後永遠不得更立及添設牌號故迄今有九同行之稱凡九同行製出之金飾物品無論其質地如何惡劣得互相兌換不折不扣而他埠或他號輸入之金則雖純粹足赤必須折水有此團結勢力繼起者遂望塵莫及有請入同行者須先繳近萬之入行費每年更須納經常費若干因是利息雖佳而均不敢輕易嘗試該九同行之主人乃得坐享其利莫與之京至其金料之所由來據個中人之言係採自鄂蜀兩省某某兩金鑛挾其伎倆先賄通該鑛司事將金條由工人輸出交由淺水輪再運入大輪輾轉以達某埠每條十數兩僅費保險銀五兩途中關稅概行偸過凡某之兩礦附近所設之碗灘小販等店皆爲若輩接洽機關貨既簡單利復豐厚一般輪船司事莫不踴躍樂帶更有極殷實可靠之店鋪爲之立保以成其事原貨既進乃有專門名匠鎔化加入紫銅隨成九五金料精益求精宜其獲利之厚矣雖然九五金固猶屬鐵中錚錚前年余由某大銀樓購回金圈一只彼小孩玩弄忽然

折斷陡露錮色往與交涉允退還原價了事是則又不知其爲如何折扣之足赤金矣世風澆漓欺僞百出甚願各界士女有以鑒別之也

◉銀樓之黑幕二

歐戰未已商業彫敝試就上海一隅而言無論大小商否表面雖竭力支撐實則外强中乾索然無復生氣所駸駸日上者唯銀樓業耳試於夕陽初下電燈乍上時間行大馬路中見夫裘天寶也楊慶和也方九霞也老鳳祥也寶成也無非人頭濟濟應接不暇而房屋之輪奐裝潢之華美亦非他業所能企及曾有人代爲計算此等銀樓每月須開支一二萬金他姑無論即電燈一項已非千餘金不辦匪但不折本且有餘利可獲竊不解其操何術而至此友人某君告余曰(此人亦業銀樓者)是皆得力於大同行三字也滬上銀樓有大同行小同行之別大同行之牌號凡九定例門市收進金飾同行與同行以十足計算非同行即指爲成色不足折扣一二成驟說之不過市儈取利之故技而已實則黑幕重重難以枚舉而銀樓中之鉅大財源即在於此其一同行不扣成色可博社會信用其二因社會信用而彼輩乃得已成色不足之金飾以十足出售而收進舊金飾則同行與同行仍互相掉換於己固毫無損失也余聆至此不覺喟然嘆曰銀樓之黑幕乃如是哉毋怪近年以來他業皆衰敝不堪獨業銀樓者興高

朵烈接踵而起也惜乎一般太太奶奶小姐之不悟耳

◉骨董店之黑幕一

天下最難辨者古物非具學識而有鑑別力者往往受骨董鬼之欺邑有褚某者富翁也生平無他嗜好專喜古玩如有人以世所不經見之物踵門求售者雖千金不吝家有一室漢玉晉磚充牣其中褚某終日摩挲樂之不倦實則不過浮慕風雅而已無學識亦無鑑別力也一日有骨董鬼以古劍至索價萬金褚某取而觀之古色斑斕精光隱隱耀目問此劍是古時何人所佩而值昂如許骨董鬼曰子不嘗讀三國志乎此劍本曹孟德故物長板坡一役爲趙子龍所得子龍死傳於其子子死遂入於他人之手即所謂青釭劍者是也三國志謂其削鐵如泥子如不信一試立分眞僞褚某命人取鐵至試之果確許以三千金不允增至五千金始勉强脫售後有知其事者謂此劍何嘗是趙子龍故物乃骨董鬼所僞造其所以能削鐵如泥者現在西洋人所鍊本有此一種削鐵之鋼也骨董鬼蓋明知褚某有眼無珠特以此售其欺耳

◉骨董店之黑幕二

骨董鬼之奸計百出不窮匪特以爲古玩售欲往往串通紳富家門客以不値一文之書畫賺取盈千累萬之金錢以予所聞有唐伯虎點秋香圖一事頗堪捧腹因述趙子龍故劍連類及

之。尤某者常州人家貲數百萬好古書畫如命家中搜羅甚富若四王之山水若惲氏之花卉無慮數百幅皆以重金得之實則眞者不過十之三餘皆贋鼎也尤某本不甚識字所購古書畫悉請其門客張先生鑒別張先生曰佳尤某亦曰佳張先生曰否尤某亦曰否已固毫無主宰也尤某平日嘗以未得唐伯虎之畫爲恨一日有一形似舊家子者以古畫一幅踵門求售尤某展視乃一幅工筆人物所繪僅一男一女男作書僮裝束女似鴉鬟然男雖皀帽青衣風度蘊藉女亦千嬌百媚姿態絕豔其署名處僅六如居士四字尤某不知六如居士爲何人急命人請張先生至張先生略一諦視即問舊家子索價幾何舊家子曰此係先代傳家之寶本不出售實因窮無聊賴不得已而爲此某但願物歸識者並無奢望五百金足矣張先生急牽尤某至別室謂之曰此畫急購勿失是名點秋香圖畫中一男一女即唐伯虎與秋香也六如居士者唐伯虎之別號也此畫乃伯虎生平最得意之作昔某相國曾以萬金求之不獲其名貴可知也尤某大喜即如張先生言以五百金購之實則所謂舊家子者係骨董鬼所假扮而張先生則預先與之串通者也

◉惡棧主見財起毒心

上海一埠客棧無慮千數而黑暗之事亦以客棧爲最多予於十年前曾因試龍門師範詣上

海寓五馬路之新登豐客棧適與舊雨某君遇久不相見歡然道故某君固有阿芙蓉癖者夜靜無俚一燈相對某君吹短竹予則與之對枕而臥絮絮談上海事偶及客棧某君忽矍然起曰君亦知數日前通濟公謀財害命事乎予答未知某君喟然歎曰甚矣哉人心之險惡也通濟公者距此僅數家乃一中等客棧其生人姓吳青浦人賬房則主人之戚也開設已十餘載生涯頗不寂寞唯主人狂嫖濫賭所入恆不敷所出外表雖尚寬裕實則已有不能支持之勢兼以年關在邇債務叢集主人正束手無策一夕忽有二人前來投宿自言係浙之盛澤產以絲綢爲業此來因向各綢緞號收賬款者假寓既定二人遂同宿一舍日間出外收賬晚即以收欵寄存賬房如是者約半月餘爲數竟積至五六千元一夕五更時棧中忽然失火客皆從夢中驚醒倉皇奔出二人之宿舍乃在樓上極曲折處聞警欲啓房門出則門已下鎖欲越窗遁則窗亦反鎖二人大聲呼救則樓上之客咸出走無前來援手者二人大窘竭力破門出則樓梯已斷火燄已圍繞前後左右一人拚命下躍始從烈燄中逃出一人胆怯不敢下躍遂死於火某君言至此復喟然嘆曰君亦知此火何由而起蓋主人見財起意串通司賬者先以寄存之款移置他處然後對之一炬主人以爲門窗既已下鍵二人必不能逃出二人既死已可安享此款而不知天道昭彰竟有一人從死裏逃生也事後其人遂臚陳通濟公主人放火謀

財實據控之公廨中西官大怒立拘主人到案聞將處以大辟云予聞其事毛髮悚然翌日即東裝歸嗣後每到上海輒不敢向此等客棧寄宿（後聞通濟公主人竟未死僅處以永遠監禁云）

◉姨太太旅館作陽台

上海有一種客棧專招引一般無恥男女苟合名為旅館實則與台基無異客棧主人及茶房司賬均以此為生財之道故雖明知之而不問也予於三年前又嘗寓一客棧棧設於四馬路之某里裝潢華麗房榻清潔儼然一上等旅館也予寓於樓上之第十七號室中僅鐵床一榻一而梳粧台着衣鏡則無一不備四壁懸名人字畫台上更有香水香粉皂等類狀似人家閨閣予思客棧中安得有此問茶房茶房笑而不答至第三夕茶房忽請予移宿鄰舍予詢其故茶房婉告曰實不相瞞此室乃係某洋行之賬房先生所常租者每禮拜來宿一次今夕為禮拜六某先生於十二點鐘後必至故請相讓惟先生見諒焉予知其中必有奧妙遂移至鄰室以觀之鐘鳴十二下果見一男一女攜手至男約二十餘歲女年亦相等狀似官家姬妾一望而知二人非眞夫婦茶房見之即以笑靨相迎曰某先生來乎男子略一點首逕向十七號中去女亦隨之以入茶房送茶訖客棧中之傭婦即以熱水一桶腳盆一具悄然送入房內少

選房門即呀然閉電燈亦熄予側耳聽之但聞二人唧唧噥噥不知所語云何鐵床亦吱咯有聲至天將明始息翌日午後一男一女仍攜手出門去予詢之茶房茶房密告予曰男者上海之拆白黨也女則某道台之第二姨太太也予乃恍然

◉挑夫之黑幕一

上海各輪埠有一種人專以搬運貨物爲業名曰扛夫其人所入甚微而喝酒賭錢逛花烟間無一不爲揮金錢如泥沙其錢果何自來乎則皆由偷盜而得者也其偷盜之法甚爲敏妙零星貨物無論矣即裝箱者裝袋者緊捆密裹者亦無一不可設法取出有某洋棧者專以貨物做押欵某年春棧中寄存之米麥往往每包缺少三二升司棧者大疑之平時既鐵門深鎖貨物出入亦有人從旁監察安能偸竊晝夜偵緝毫無可疑痕跡謀之於碼頭偵探偵探曰此事斷非他人可爲必係扛夫子盍於扛夫留意焉司棧者憬然悟一日某輪船到埠又有小麥數百袋寄棧司棧者留心窺察見每扛夫肩麥二三次輒去去少時復至至又肩麥二三次輪流不息司棧者遂伺其肩麥抵棧時褫扛夫之衣而搜之則胸前懸一長布袋下及褲襠袋口鑲一尖而且硬之洋鐵筒狀如喇叭袋中之麥已滿即呼碼頭偵探至嚴詞訊問乃知其於肩麥行走時即以鐵筒插入麥袋中且行且顛麥即瑟瑟然由鐵筒而下自輪船至棧約三二百步

人徒見其赤手無所有而不知二三升之麥已去矣司棧者大怒遂執而送之官然其弊仍至今不絕

◉挑夫之黑幕二

上海扛夫之黑幕既如上述矣然猶未若長江各埠扛夫之甚蓋上海尙有扛頭管束而舞弊已如是若長江各埠則直强盜而已矣予于前淸光緒某年與同學錢君同應秋闈試予已第二次略有經驗錢君則初次觀光也予於上海登舟後即謂錢君曰我輩於船抵鎭江時宜格外留意箱籠物件長江各埠之扛夫甚可惡也錢君年甚少不識世途險巇以予言爲過慮不甚見信至次日二更時聞舟中人呼曰鎭江至矣船未泊岸即有無數人一擁而上予謂錢君曰注意注意錢君猶未信予先與錢君約定予司鋪陳錢君司箱籠物件當人多擁擠時予注意鋪陳目不旁矚遂不復顧及錢君所司之物忽聞錢君呼曰不好了不好了我之皮箱爲人撇去矣予亟視之果失去皮箱一即頓足嘆曰爾所司何事奈何疏忽至此矣錢君曰予以君再三諄囑並不疏忽對於箱籠物件刻刻注視不意數分鐘前忽有一人疾趨而過見予即問曰先生是否到鎭江者乎予答以非是其人若不聞也者即以肩承皮箱負之而行予大聲呼喚其人不顧匆匆然雜入人叢中逕去瞬息已不見欲前往奪回則恐此間之箱籠爲人竊去

箱中雖無貴重品然衣服書籍悉在其中將若之何予曰船將開行矣尙有何法君不信吾言今果何如錢君連作恨恨聲曰扛夫可惡扛夫可惡

◉保險之黑幕一

殺人放火罪至不可赦者也而上海之奸儈則專恃放火以爲發財捷徑其法先於親友處挪借貲本數萬設一滑頭字號貨物務極充牣裝潢務極美麗布置既定然後向保險行請保火險保險行派人查驗貲本果然不少遂允其請給予保單越一年或數月貨物漸漸售罄乃將店鋪付之一炬保險行不得不照數以賠償之其實店內所存皆不値錢之物鉅萬貲本早已移存他處矣此種鬼蜮伎倆邇來已爲外人察破起火之家必查明實係出於無心方允賠償如形跡可疑即控官究辦奸儈計無所出乃別出心思使保險行查無可查雖欲不賠償而不得此更狡詐之至矣有錢某者靑浦人也落魄滬上貧無聊賴聞上海有放火發財者心羡之歸家盡鬻其田產得金數千遂於閘北之總局路中設米棧一所棧中米粮無數不下二三萬袋自地上起上及屋頂堆積幾滿實皆運動各米行寄存者也開張不數日即向某保險行請保火險十萬元保險行允之越一月又在米棧貼鄰秘密設一彈花衣店他人不知也數月以後棧中寄存之米漸漸由各米行運去所存僅寥寥無幾一夕彈花衣店忽失火於時風勢甚

緊瞬息已延至鄰舍警局之消防隊既不得力而由總局路至租界電話又不聯接迨保險行之救火車聞警至則米棧已化成焦土事後保險行派員調查則失火者係鄰家欲追究彈花衣店則並不保險錢某遂以數千金貲本安受十萬元賠款面團團作富家翁矣當錢某設棧之始有人嫌總局路太冷僻者錢某笑而不言至是乃始恍然蓋唯其冷僻警察旣不時至電話又與租界不連接彼乃得以從容施其奸計也

◉保險之黑幕二

奸儈之伎倆百出不已錢某之由鄰家放火聞者已無不嘆絕抑知更有一種人專以包放火爲業者上海誠萬惡之淵藪哉吾鄉有張某者業洋廣布疋嘗以數萬金貲本設一洋布號於法大馬路經營不善連年虧蝕初尙勉力支持旣而存貨漸空周轉亦不靈動岌岌焉勢將倒閉張某束手無策商之於密友某友詢其曾否保險張答保有火險五萬元友曰旣如是何不放火只要付之一炬不患保險行不照數賠償君其亟圖之張某搖手曰此着我早已想到一則恐放火不成二則放火雖成恐爲捕房查出匪但不得賠款反坐縱火之罪吾子如別有妙策最好放火則斷斷不敢友吃吃笑曰子枉爲老上海矣不聞上海灘上有爲人包放火者乎君如有意某當介紹一人包爾一炬成功毫無可疑痕跡不過事成以後須於賠欵中提二成

爲酬勞君意如何張某笑面顏開曰如能辦到甯有不允之理君其爲我介紹可也友頷之越數日某洋貨號果然失火救火者聞警至則勢已不可嚮邇除洋貨號外延燒至十餘家保險行派人調查則火起於店堂之內係保險燈下墜所致一再查驗絕無放火痕跡遂照五萬元保欵以賠償之有知其內幕者謂放火者所用引火之物乃係一種汽油遇火即燃且絕無臭味故無從查驗云

◉紅□□會

紅□□會中國最大之慈善事業也收入豐富排場闊綽其中辦事人員多服食奢侈氣概不可一世輿論竊竊非之然以不得大罪狀無如何也近有上海城東女學校長楊白民君致該會總辦□□□論該會附設之醫院事錄之以見該會成績之一斑

書云□□先生閣下余患肛癰有年近日復發慕先生所辦慈善事業之鼎鼎盛名於一月四日由貴紅□□會分醫院介紹送至靜安寺路貴紅□□會總醫院入每日一元之病房翌晨余方單衣擁衾而臥看護之男僕來云醫生到矣速去余欲披衣僕大呼速去速去不令披强拉急行不意經數個天井始至割症房先生思之余病至此乃令單衣露行其苦何如既至割症房兩少年醫生一張姓一劉姓醫生問汝能英語乎答不能遂置不理爲其他病人一一施

手術但見兩醫生與專爲西人看護之西女士笑語歡樂余實冷極不能耐問醫生可早診否醫生怒目呵斥曰汝不能少待耶仍置不理其後施手術用悶藥遂不醒其時爲午前九句鐘直至次晨余始醒大聲呼痛則看護之僕厲聲謂汝自己要割何呼痛爲至於其他呼喚酬應更置不理矣余妻述余既割之日遵院中規定時間於午後四時來探視余尙昏迷不醒余妻惶急呼余及至規定探望之時間已過乃揮余妻出余妻欲留强拉之出門外有賣橘者言夫人知之否吾見入此院之病人歲少生還者既至明晨即余蘇醒之晨余妻又來探望院役呼斥如前且怒謂除是汝夫入太平間方准汝看計余入院病榻褥用柴草被薄不能暖每日看護之役不問余如何病苦怕冷强拉之起整理被褥曰、醫生要來查看速起速起又每日强余浴洛之有益於衛生余豈不知乃浴室不生火爐如此嚴寒天氣豈人所能耐而院亦不問食物則少許之粥及飯索雞蛋則云無有余之患處自割之後更不得了至十號下血不止呼醫生醫生不來痛苦萬不能耐然於十一日由余妻告明醫生願出院經醫生簽字於單而歸家急延他醫診視則謂用刀時消毒未盡致創處潰爛今方向內蔓延若再向上潰爛二寸及腸則不治矣云云先生思之余非囚犯貴院非牢獄看護役非獄卒醫生非劊手而乃以此待遇先生方以大慈善家號召天下而貴院乃不諒先生好意以如此待遇病人余幸生還尙有口

在乃囑余之至友筆迹以告先生欲使先生知之並欲使一般病人知之倘獲減少以後病人受此同樣之痛苦則余心滋慰矣揚白民病榻啓

右稿爲江蘇省敎育會副會長黃靭之君代爲筆述者故此黃復爲按語云又爲城東女學校長楊君白民所口授而余書之者語語皆自楊君之口出語時君方沈吟枕席下體膿血潰爛不止其夫人相對淒然磋乎上海黑幕多矣余知囗君聞之倘亦有所不忍於心也黃炎培附記

◉邪節堂

青年少婦喪其所天往往有柏舟矢志而冰蘖無茹者其志可敬其苦尤可憫好善者爲尊重節操於是有全節堂之建立法誠美意至厚也吾郡之有此善堂歷數百年矣煢煢嫠婦其賴此保全名節者不勝屈指自清季新政勵行男女平權之說全節堂中始有女子職業學校之設立其始也校中敎職均就堂中守志者量村任用毫無不名譽之事其繼也縣視學某君覬覦該堂財產雄厚擬攫總董一席以肥身家奈資格尙淺徒成畫餅乃對於職業學校求全責備或斥其敎法不良或指其科目不備主政者爲學校名譽起見不得不改聘敎師免受指摘豈知從事敎育生活者無論男女最喜自由涵育薰陶而向之柏舟自誓者居然石轉席

卷矣桑間濮上之行采芍贈蘭之事恆觸吾人耳膜尤爲奇駭者有西鄉何□村彭□□之女適□□里陸□□爲妻結褵一年陸因病身故彭氏矢志守節住於堂中約十年矣去歲春間忽然自請退出在鄉間擔任女校教職金鏡革履專學時髦大變昔日貞靜態度至秋間乃與鄰村朱某聯爲春屬該堂芳潔之名譽至此人人掩鼻於是經過其門者咸目之爲邪節堂云

◉鬻嬰堂

離滬百十里有一邑焉則清時郡城也城之西有一善堂舊時全郡好善之士捐貲創設厥後經官力協助公款撥濟基本產業除良田五六千畝外其存放於各邑典肆者總在十萬金以上在慈善界固推巨擘焉是堂所營事業專事養育孤苦兒童故合郡人士都名之曰育嬰堂堂中執最高職權者爲總董其次爲協董其次爲司月最下者爲經租人自總董以下一家之生活胥取諸堂中是以稍有勢力者莫不於堂中占一席竟有寒酸之士因之起家發福者內幕之黑暗可想見矣然而最爲離奇怪誕者尙不在此堂中定例凡收養之男女兒童苟有人撫爲子女媳婦者得向執事者報告承領奸黠之徒緣此而生發財之計往往賄通司事擇面目姣好者或僞稱撫之爲女或僞稱撫之爲媳循例領養既領之後培養數年使之操秘密賣淫之業故堂中如有玲瓏清秀之女孩凡欲領養者其媚事司事等人銀錢禮物無所不至於

是滑稽家爲之改變名稱曰醫嬰堂

◉私醫

民國成立注重自治公益事業次第舉行有黃某者上海童祭學校畢業生向在滬市懸壺營滑頭事業緐如財勢不足難出風頭因與本邑巨紳兩田君有瓜葛之親兩田君握一邑公款全權黃某乃離滬瀆歸故鄉奔走其門謀位置閱數月兩田君果然向官署呈請撥款設立公共醫院南面者素來聯絡一氣自然准如所請撥款二萬金爲開辦經費即委黃某爲院長借屋數椽購藥數種黑地白字之招牌大書公立醫院四字於是遂告成立矣大張廣告聲明施醫凡來診治不取酬金同里陳君有冒逆之病因往求治診察後給西文一紙囑赴藥室取藥司事者比對之持藥水一瓶出曰應收藥本洋一元二角陳君以廣告中明明有施送字樣忽然索錢恐其舞弊進而叩諸院長乃黃某曰施醫者施醫而已非施藥也陳君不能辯遂照數給之取藥而歸經治三次毫無效驗一日不佞患腹瀉之症邀舊友張君下鄉診察張君雖精於泰西醫術除親友外不肯輕試陳君亦聞其名倩不佞介紹診察之際示以歷經所飲藥品張君檢視至黃某所書之紙見註有價目不覺一笑不佞詢其底裏張君曰此藥滬上各藥房都備每瓶代價不過八九角耳厥後持紙向中英藥房購買果符張君之言然而該院年終決

算觀其報告清冊常年經費達一萬數千金之鉅由是知以公欵設立醫院無非爲個人營私之計吾故名之曰私醫

◉某自治公所施材

三間華屋門前懸黑質白字洋鐵製成牌子一具大書特書曰江縣小□□鄉自治公所施材處屋之西偏會計室也中置方桌四人圍坐目不旁注手不停揮麻雀之興正在得意時也忽有老嫗髮白於雪背曲如弓老眼中淚珠滴滴雙手持杖蹣跚而行至自治公所入問曰某老爺在乎有鼻架金鏡身披大衣者應曰若問何爲嫗悽然曰我的老當家（吾鄉慣習妻稱夫曰當家人）於昨日一暝不視生前窮苦有了早餐無晚飯蒼天不佑又遭大故孫兒阿三吃飯未知飢飽老婦年高勢將就木故向鄰里借買材之費無應之者不得已仰求老爺洪恩施材一口免我老富家暴骨郊原好老爺將來公侯萬代言罷兩膝顫動有下跪之狀某老爺頭不囘顧淡然曰你先去停囘張先生來調查後再說老嫗再三稱謝而去明日自治公所壁上時計環環鳴十二下某老爺與張先生舉杯對酌而昨日之老嫗攜黃髮小兒鵠立堦下垂涕言曰某老爺老婦昨日盼張先生來至今未到老當家陳尸兩日矣求好老爺伸金手提拔給一口棺木斯時張先生對老嫗曰汝爲曹某某妻然乎嫗曰然汝家有茅屋一間然乎嫗曰然

問答既畢某老爺擎杯在手對老嫗曰施材所以濟貧無立錐者汝既有屋可居不合施材章程老嫗聆某老爺言面無人色令所攜之兒磕頭如搗蒜哀哀請求於是張先生又言曰汝能取所住之房單抵在此處儘抬一材去老嫗無奈應之曰遵命及年終公所報告某月某日施與曹某某材一具嗚呼此之謂施材

◉某邑積穀倉

雲間七邑中有一邑焉素以優缺著稱者也官斯邑者莫不隻身而來滿載而歸占極旺之財爻焉維然官之財爻旺與官接近鑽營得一董事頭銜操慈善董事之權者財爻亦未嘗不旺記者雖屬鄉居不得與聞官紳事然赫赫有名之大出產處亦得以局外人之地位袖手而旁觀之以記其個中之黑幕已邑有積谷倉者著名好出息之地也非有多大勢力不能嘗其一臠枚董其事者必具通天手段而後可否則利之所在人盡趨之未有不被人軋去利未得而害已至者以我所知有二人焉皆有勢力有手段相繼任該倉董事之職惜皆利心太重黑幕高張被人揭破幾幾乎一嘗牢獄滋味幸有勢力手段之可靠雖去其位私囊仍充至今腰纏萬金消遙法外或作富紳或作官兒人卒無奈乎他也試將兩人分述如下

其一姓邵字錫巖科舉時代曾食餼於黌宮家素寒一領靑衿爲糊口之門面棍子姘一婦愛

好雖篤苦於阮囊羞澀不能得婦之歡居恆不免鬱鬱常作司馬相如高車駟馬之想惜不能作子虛賦以爲之汲引爲憾事耳豈知否極泰來天之常道寒酸之子一躍而登紳董之階財源混混不舍晝夜邵樂不可支實出於夢想所不到者蓋其時積穀倉董事某老病身死懸缺未補欲得其權利者如鶴鷲之爭食紛鬧不已縣官不知稅駕之何所無法解紛糧書某內外交通之機括也與邵本係親戚一介寒儒本不經若輩措意惟倉中年有盈餘貲財充足挹邵以進之不但餘利可以暗分緩急且可挪借因向縣官說合任邵爲該倉董事俾內與外一氣貫注大家可以分肥官亦樂得而從之邵遂儼然爲積穀董事矣於斯時也邵之身分已加人一等邵之銀錢自覺然有餘貧兒暴富分外喜歡由是飲食衣服大加改良交結官吏殷勤備至獻媚嬌婦無微不至邵則錦繡被體婦則珠翠婦頭華麗顯赫均極一時之盛試問其財從何來則無非以飢民救命之錢供彼盡情揮霍幸無飢饉薦至不致釀鬧荒風潮不然倉中積穀已空金錢飛灑殆盡僅恃冬間隨糧收入莫說凶年之後收數必微即將上年收入捐資悉數留存以充救荒之用亦已杯水車薪空然誤事旁觀者見邵之揮霍無度往往忿不能平爭奈勢力不敵不敢貿與交涉邵恃有官吏奧援亦不悛改然而招人嫉忌之事苟不見機引退定有風潮猝至對付立窮之一日是亦滿招損之至理也時有詡公者遊學東瀛三島卒業歸

來當年同學少年羣來問候滌塵招飲歡樂異常席間有說及邵某通仝官吏侵挪公欵內外分肥之事謝公聞之投袂而起向席上諸人曰諸公好忍耐任令豎子弄權將謂我邑無人耶今與諸公約明日聚於某處請渠來算結帳目令其悉數交出否則對付之法正多不能任其過去席上諸人同聲贊成翌晨徧發傳單請城中士紳羣聚於明倫堂中大開談判官與邵先耑价敦請須臾來者紛紛獨官與邵不至再三往請邵則托稱外出官則托有要公顯然情虛暫避聊爲緩兵之計也官與邵情知事不能了惟避過五分鐘熱度風頭然後從容商議不至有重大決裂果然不出彼輩所料僅謝公爭持到底附和者即一散而不可復聚蓋既懼官威又恐邵怨更無公益思想致一切重大責任都推在謝公身上一般應聲蟲皆作壁上觀矣旋經邵挽出多人向謝公緩頰謝於來人之中有情不可卻之人在遂約立條款使邵照行以作了局條款者何(一)交出收支細帳(二)追還挪空款項(三)退職另選三者之中以第二次最爲棘手又經再三說項始將虧空之款用經人擔保之面子語以不了了之及核結帳目僅僅一稔有餘虧宕竟至六萬餘金吁甚矣其大也最可怪者自結帳之後官不追究紳不詰責但將董事頭銜斥退任邵逍遙過去今且作政界一紛子儼然爲本地官兒究不和黑黑一幕中串成若何秘戲也

其一花姓名字姑隱官家子而富有資產者也當時與議其列者見寒士之於財權殊不可靠因舉一富者以任之庶無虧挪之患豈知見錢心動貧富皆然況花外觀雖美內藏已虛自掌積穀財權手中頓然寬裕於是己身嫖賭之資取於斯子女婚嫁之資取於斯遺子遊學之費合夥經商資本無一不取於斯收之有限用之無窮風聲自漸漸不好然花係世家子撐持門面一無難處邑中人故無與之較量者奈花自持籌握籠虧折甚多設有如對付邵者對花則不免爲邵後人蹈邵覆轍爰令其子在滬開設一店專走洋莊以期收入之豐而補不足豈知氣運不佳大遭虧耗滬店既立脚不住家中之消息自然不佳不但人情涼薄使然抑亦有人起而攘奪其權所致也花乃摒擋一切以抵侵挪積穀之資何奈懸宕既多塡補匪易截長補短尙焉三萬餘金實在無法抵補若破產以償之尙綽有餘裕然立貧之苦況豈若輩所能親嘗不得不良心一橫任人若何爲難我只一毛不拔控告可笑罵可惟還錢不可一面立定主意抱定不還一面控訴之稟已連篇到縣矣縣中爲礙於情面（其時縣長爲本地人）姑不發表着人知照花姓知之促其早日料理免致決裂無如花之主見一成不易且有邵以開其先不妨有花以繼其後一任他人如何攻擊彼終不繳一文以在家中難以爲情無詞可以對付也則出外遊玩超出本邑管轄權之外使之無可如何質言之卽逃之遙遙耳厥後竟寄籍

外人宇下深居簡出踪跡莫明以致官經三易案積如山分文不能追出惟是家鄉不得歸祖宗邱墓咫尺天涯於心不無耿耿兼之案終不了到底不得過難關爰倩一頗有聲名之密友某向各方面以金錢運動果能財可通神將數年不結侵吞公款之巨案僅吐出十分之一已闌焉消滅盡歸無聲無臭之天今且將破壞之名譽漸漸償還家中依然門庭赫赫滬濱僑寓之中更皇哉堂哉顯出紳富家氣象家人子女日坐摩托卡招搖過市識之者羣羨爲富貴神仙殊不知閤邑汗血之資飢民救命之本被其家老子藏入腰囊不顧人之死活矣嗚呼悲哉積谷倉之設原所以救荒政之急慈業事善之中關係至重且大者也不但人民生命攸關並爲國家治亂所繫乃前人創之以惠梓桑後人繼之專事侵蝕設任其事者悉如所記兩人尙復成何事體茲竟一人侵吞之不足而至於二覆轍相循而不深究此中暗昧之點惟木偶人不能知其他當無不深悉也彼張下一層黑幕將謂無人瞭見者不啻掩耳盜鐘欺人適以自欺耳

◉施藥局

崑山縣東鄉某鎭一日忽來少年二人舉止闊綽自言係上海紅十字會會員特來此施送醫藥者先在鬧市中賃得一廛繼則於茶寮酒肆中遍發傳單其傳單之上略謂「本醫生畢業

於外國專門醫校善治內外各科及一切疑難雜症茲奉本會會長命特至內地各城鎮旋送醫藥無論瘋癆膨隔及多年不治之症一經診治無不應手而愈本醫生志在行善藥費診費一概不取每人只取號金六十文有病者盍一試之」其鎮固人烟稠密自傳單一出而遠近聞風咸集有爛腿者有爛眼者有患瘡癬者有患瘋濕者形形色色無奇不有施醫局內人如潮湧前者未退後者又至此少年二人則一人收號金一人治病或予以藥或給以方或則方與藥兼而有之即遇極沈重之症問之輒曰一星期可愈如是者約二三日所謂施醫局者忽然閉幕醫生亦舍而他去鄉人皆扼腕太息以爲此種慈善機關取費既廉醫生之本領又大若能年設常局豈不甚美及問諸曾經診治者則無一人獲愈爛腿者依然爛腿爛眼者依然爛眼瘋濕瘡癬者依然瘋濕瘡癬綜計此數日內號金所入則已不下二三十千云

◉活觀音

中國婦女之崇信觀音猶之教徒之崇信耶蘇深入腦海顚撲不破故慈航普渡之廟建遍城鄉而四川尤甚不惟此也每有良家婦女忽自昏迷口中喃喃託爲觀音下凡人皆焚香燭以禱拜之其所語種種災祥禍福之辭人必筆而刋之以行遠近俾知警戒此風一盛於是狡猾之徒遂亦乘機而演出一種奇異之黑幕瞿塘某氏女慧而美年及十六一日忽昏迷自稱爲

觀音大士臨凡無論何人(即其父母亦然)須見而跪拜且囑爲之立廟以頂禮之其父若母以其女既入神籍驚喜交至而其戚某竭力主將此女供諸鄰廟而祀焉於是遠近相使活觀音出世求籤問卜者香火日夜不絕規定非納資若干以上不得與祀而博神歡因之男婦老幼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俱以資獻惟不得窺神身而已不數月而主持其事之某等遂大富且香火猶日進不衰夔州太守聞其事而疑之託燒香往獻金袍一襲請入窺神容龕司不許太守怒始得見太守謂吾必親以袍爲神衣之及解神衣則有腐臭觸人鼻觀發而視之見其肚內滿貯石灰皮肉已就腐敗鐵桿一條直立體中以作支持體重之用蓋某等故造其事暗殺其女假託活觀音之名以惑衆人他人不之知也太守故明敏察某等罪捕而治之

◉高郵之義倉

高郵南門城內後街義倉積谷以備本邑飢荒亦慈善事業之一種也無如名雖爲善而任其事者偏有不善性質立案存谷數千石防有一爛年年糶陳糴新所賣出之資仍買新谷補足義倉之舊例也倉中有田年得其谷易錢爲倉中用度歷來皆然乃現今倉中之谷時或籽粒皆無何以故內中有黑幕在也義倉有總董一人三年一換有執事數人惟司賬者設榻於倉中其餘各執事爲勢力者所佔踞月支乾俸而已余當未揭黑幕之先以數言爲閱者諸君告

○曰余非有意揭彼之短也誠以義倉有荒政民命關係若不將黑幕揭破恐舞弊忌憚毫無漫防無維之流弊從何時告止耶倉董某某姑隱其名年五十餘歲家貲不爲鉅而外貌頗似富人好狎邪刻薄成家自運動爲義倉董事後於是利用義倉而演出種種黑幕矣倉中之司賬素爲某門下客某既作倉董遂令爲司賬注意於盤谷（盤谷如作生涯一樣訪問谷價漲落漲則急賣落則急買）自是以後之義倉不爲積谷倉而爲販賣行矣盤谷之法自某創之而獲利頗厚郵邑有僞君子而眞小人者見某作此生涯羣相妬忌遂遞公呈於官廳以義倉不應盤谷有破倉規請另舉倉董以除積弊無奈其自任倉董之後財運大旺勢力薰天運動手腕非常靈敏所訴不生效力羣人無法以洩其恨遂於通衢大道上廣佈揭貼以辱之（揭貼用黃紙所書揭其短載其罪惡滿貼街衢）某不之顧也殆亦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之意歟某雖年過半百而漁色之興依然不減各種賭博又喜爲之既擁重大之貲遂大嫖而特嫖大賭而特賭久之倉中賣出之谷與入倉之錢大不符合司賬者素來寒酸自從取得義倉朋分之利亦大闊而特闊鎮日以紙牌自娛（紙牌賭之一種最合時者）飲酒自樂雖有人於某前搗告某仍絕不顧問也自某爲倉董一年虧谷四分之一二年虧谷四分之二郵邑有探察派（專查人之私藉以敲詐）知爲某所吞沒遂大譁邀集紳士查倉某聞大驚黑夜造

各紳士家請為調停願補積谷並辦酒請客衆人以情不可卻皆首肯三年容易又換倉董某所謂賠補積谷有其言而並無其事且公然退狀該管官廳地方紳士明知之而絕不追究准其安然卸職探察派亦噤若寒蟬查倉之舉卒不果行竊恐此中又添幾重黑幕矣下班某董知倉中虧欠甚巨欲求退職不肯承認今歲春間鄞邑乾旱為災社會不勝驚慌鄉村尤甚大有絕糧斷食之患且湖河之水皆乾涸外來米商船隻不能至鄞鄞人生命惟有向義倉借穀救援以圖苟活於是城鄉各董羣至倉中宣言借谷救飢萬不能緩一俟年收下場即行照數還谷其時倉中各事暫由某紳士代理某紳揚言於衆曰君等欲來倉借谷在理必然但余非倉董不能作主請君等具函縣長請縣長如何處置各董亦知彼非正式倉董不便過於要求遂即具函請於縣署縣中亦知各處窮民已爬搶大戶一日數起若不依其請再延數日設窮民勾結土匪釀成大患將何了局立允衆鄉董之請向倉借谷是日即會代理倉董要求借谷安民某紳至此無法再加護庇不得已將倉中缺谷情形悉行披露統計倉中存谷止有百石應付既窮如何辦理縣長聞之不勝詫異乃問某紳曰倉中素來積谷千石今僅存十分之一此為何故某紳告以前班倉董所突下班祗有此數余乃代理耳不能窮源竟委也縣長聞是言亦不深予追究將倉中百石谷撥交各鄉董照領分派以安窮民之心在各鄉董來意多則

擬借二千石少則擬借一千石今見區區百石之谷杯水輿薪其何能濟然亦無可如何只好羣相大罵而已記者書至此不禁擲筆而嘆曰義倉者預備荒年而設完全擔任救荒之義務者也治亂繫焉民命賴焉以廣義言關係之重豈僅一縣而已哉乃谷缺至十之九臨旱象已成之時紛紛求救而無以應命以法律論某董之肉其足食乎何以一任其法外逍遙竟無一人焉起而繩之以法斯何故歟吾知直接侵吞倉谷一幕之黑雖黑猶明一般間接侵吞倉谷一幕之黑則黑而又黑已嗚呼予欲無言

◉高郵商會之中飽路捐

修橋補路乃慈善家之義舉然而辦理不善即被經手所中飽高郵之路政前清時向歸慈善富戶自愿捐欵修理民國成立後有中市口某某商民因憫沿路高低凸凹之不平警界毫不理會行人大爲不便於路政大有關礙即行發起將道路放寬經費由各商店擔任並向殷富之家募捐由中市口大街至北馬棚巷大街爲止一由中市口向東至熙和巷東街爲止自道路放寬後街上均用磚鋪人頗稱便旋即有某商人發起行駛東洋車以便商民情愿每月每車繳車照費一元由商會收管以作修理道路之費另繳警捐數角此事禀準後施行以來甚爲發達不數月有七八家公司購車招租一時東洋車行駛市上有三百數十輛之多迄今已

屆三年車照捐共收萬餘金商會派心腹人謝某等管理修路事務所修成者馬棚巷向北至北城門爲上南路小橋至白歲巷爲止核算經費工程不過數百金已足敷用車照捐之外尚有向居民捐募之欵存而未用據云以一萬餘金之車照費及捐欵修兩條道路欵已無餘果爾則中飽可知其欵是否某會長所中飽抑係某經手所中飽余亦不敢妄斷總之內中黑幕非局外人所能窺探商民雖嘖有煩言然亦莫敢置喙因某會長乃前清京官財勢薰天藐爾商民豈能對抗諺云出頭椽子先爛卵不能敵石只好任彼高張黑幕自私自利而已嗚呼自治如此尚何言哉余不禁擲筆三嘆者哉

◉高郵義渡司事舞弊

義渡乃慈善性質此欵歸地方上擔任某董所經管某董偷安常不至局派一司事駐局辦事以致百弊叢生余若不揭其黑幕竊攻虛靡公欵有害行旅反於慈善本意相矛盾高郵義渡有救生船六隻北門四隻南門二隻凡遇大風大霧時即開至湖中以備船行之不測平時泊在河岸行駛湖西天長等處暫不取資一般行旅之小民受其惠者無不額手稱頌詎料某董自安揷其心腹私人某司事駐局後大改舊章某司事性嗜嫖賭以致虧空累累每月薪水入不敷出於是不得不作歛錢思想即藉口公欵支拙向船客索取渡資每人五十文補助經費

渡客不知彼之袖內機關無人訾議章程既定即與救生船上船戶發表船戶以有利可圖落得弄幾文貼補貼補自然見許但自實行抽取渡資以來每日進欵除開支外總有數千文盈餘自某司事有此額外豐餘之進欵更大賭而特賭大嫖而特嫖滾滾財源用之不盡樂不可支每日除收過船資及嫖賭而外竟無所事事凡遇狂風大霧時亦不出爲救險兼之無人查詢逞志欲爲不免黑暗中又加上幾層黑暗也船戶見無人督察亦各自偸安尋自由樂趣以致湖中時有遭險之事因無人搶救之故而喪失性命者指不勝屈此中黑幕雖有知者因某董勢力範圍甚大不敢過問中國慈善事業多矣無如慈善其名歛錢其實區區一義渡而亦營私溺職至於此極無怪今之倡辦慈善事業者紛紛不絕也

◉某省育嬰堂

余戚某曾至某省之嬰堂擇子媳見其內蓄女孩有千人之多乳媪約二百餘人難敷分派平均每四五孩得一人調護之咸嗷嗷待哺而乳媪有乳者又不甚願以乳喂兒皆以糕餌飼小孩每四孩共一臥具日間尚可照顧夜闌人靜則無知之鼠亦出凌此可憐之小兒小兒多被蹂躪咬手脚者有之嚙頭臉者有之嗟嗟此弱柳殘花既不得溫飽又遭磨折安得免病魔所撓鬼伯所攫哉於是死亡相繼其能延一絲殘喘者惟望缺乏子媳者來求螟蛉攜其出地獄

而登天堂耳。。。。。

（完）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最近男女拆白黨眞相

編輯 鈍根 顚公

發行 小說報社

近日世風。。愈趨愈下。。時局變幻。。若混若沌。。人倫道德。。較昔沉淪什九。。此可見人心狡詐。。無所不爲。。昔者馬扁之技。。人畏履冰。有心當局者流。。嘖有捕獲之稱。。以醒人戒。。免陷虎穴。。詎料一波未平。。一波繼起。。近日通商巨埠。。繁都盛邑。。乃有所謂拆白黨者流發見。。以彼獠之詭譎手段。。較馬扁之技。。尤爲險惡。。近日報紙端載時聞。。受彼拆白所害者。。日中幾盈篇幅。。愈演愈劇。。若不相對針鋒。。將來不堪痛恨。。是書內叙男女拆白黨。。狡劣之手段。。遇害者之事實。。計都百種有奇。。調查詳確。。與別本空談理想。。迥若天淵。。凡今日商士政軍各界。。經營於社會者。。萬不可不閱是編。。

◉洋裝一大冊 ◉定價洋六角

秘本

林黛玉筆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元

◉黛玉之事實

◉紅樓之精華

◉愛情之學說

喻君血輪。覓得林黛玉筆記抄本一冊。凡黛玉之一言一動。與紅樓夢原書所載無稍異。且有爲紅樓夢所未詳者。如黛玉之自溯身世。及在江邊別父之形景等情。靡不原原本本。傳述無遺。至他事之極有趣味。而不涉黛玉者。亦一一從黛玉口中敘出。喻君本其原意。編輯是書。寫黛玉一生之事實。萃紅樓全部之精華。字字生香。處處奪目。洵唯一之愛情學說也。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近世黑幕記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海上悟生

發行者　上海小說報社

印刷者　上海小說報社

發行所　上海小說報社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紐約華人長老會牧師
REV. KAI-CHONG YEUNG
223-225 EAST 31st STREET
NEW YORK 16, N. Y.

小說大家徐枕亞傑作出版廣告

哀情小說 大字 **雪鴻淚史**
是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出版以來風行萬里近改印大字精本與小字別若天淵愛閱諸君幸祈留意

哀艷小說 大字 **玉梨魂**
先生此著海內人士早巳爭覩其價值可知今特改印大字分釘洋裝二冊價格從廉以答愛閱之雅意

艷情小說 **求婚豔史**
最新傑作文筆極求雅麗情節新奇其間往還之艷情尺牘及香艷詩詞凡數十通誠佳婦佳兒必讀書

情之秘笈 **情海慈航**
是書最近精撰先生近鑒靑年男女不知情以爲情而妄用其情故輯是編俾妄用情者讀之誕登彼岸

言情小說 **余之妻**
是書爲先生別開生面所作書中文筆哀艷纏綿悽淸悱惻其情節排斥金錢之勢力發揚獨立之精神

絕妙香艷 **花月尺牘**
是書乃先生嘔盡心血所作其中文筆有字皆香無詞不艷誠可稱當今香艷駢體尺牘之巨擘無謬也

蕙芳女士 **香艷日記**
本書是蕙芳女士親筆日日之秘記其中載兒女情愛花前月下無限相思千般繾綣尤在在使人意動

發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近代小說大家傑作 **最新小說出版**

蘭閨恨	哀情	六角半
蘭因絮果	言情	壹元
情舞臺	艷情	一元二
鬥豔記	艷情	八角
孽冤鏡	苦情	六角
擲果緣	艷情	六角
雙蝶怨	苦情	六角
洩漏春光記	豔情	一元
黑衣盜	偵探 一冊	八角
福爾摩斯全案		一元二角
辣女兒	偵探	三角半
婦女百弊大觀		六角
秘本諸葛神數		二角